尚書大傳疏證

尚書大傳疏證卷三

夏傳

禹貢

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注)言德廣之所及

疏證曰據大傳下文實有東南西北四海之名與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其義不同漢書王莽傳云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蓋用今文尚書

東海魚須魚目(注)所貢物魚須今以爲簪又魚目今以雜珠

疏證曰禮記玉藻大夫以魚須文竹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盧云以魚須及文竹爲笏御覽引魏武四時食制曰東海有大魚如山長五六里謂之鯨鯢其眥長二丈廣三尺厚六寸瞳子如三升椀大骨可爲方臼崔豹古今注曰鯨海魚也大者

長千里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里眼睛爲明月珠任昉述異記曰南海有珠卽鯨魚目瞳夜可以鑒謂之夜光曹毗觀濤賦曰目落爲明月之珠裴氏廣州記曰鯨鯢目卽明月珠故死不見有目睛唐書開元七年大拂涅靺鞨獻鯨魚睛

南海魚革珠璣大貝注魚革今以飾小車纓兵室之口貝古以爲貨王莽時亦然

疏證曰詩采薇象弭魚服傳魚服魚皮也正義曰魚服以魚皮爲矢服故云魚服魚皮左傳曰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機曰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可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山海經曰燕山漳水出焉其中多鮫魚郭璞注鮫背上有甲朱文尾長三四尺皮可以飾刀劍口說文魚部鮫魚也皮可以飾刀御覽引魏武四時食制曰海中魚皮生毛可以飾物出揚州又南越記曰鮨魚其鰓鱗皮有珠皮可以飾刀劍口皆與鄭注義合又案說文玉部珠蚌中陰精也璣珠不圜者管子曰珠起於赤野鄒子曰珠生於南海鹽鐵論曰珠璣出桂林爾雅

釋魚貝大者魧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江生大貝詩疏曰
有紫貝貝質白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大者徑一尺二寸今
九真交阯以爲
杯盤寶物也

西海魚骨魚幹魚脊注魚幹魚脊未聞北海魚劍魚石出瑱擊閭
注魚劍魚兵如劍也魚石頭中石也出瑱狀如凝膏在水上擊閭
狀如鮐魚大五六尺今海家謂之□□

疏證曰御覽引魏武四時食制曰斑魚頭中有石出北海又郭
義恭廣志曰斑魚頭中有玉石如珠璣嶺表錄異曰石首魚腦
有二石子如蕎麥粒瑩白如玉出瑱如鄭注義蓋即今之水母北
路史後紀東海魚須魚目南海魚革珠璣大貝西海骨幹脊北
海魚石魚劍出瑱擊閭不明引大傳蓋本傳文羅氏說之曰古
貢必以用物如怪石微物亦適用然後貢魚石魚頭石魚刀魚
劍魚兵如刀劍者與魚革胳皆以飾小車纏兵室羽筱者出瑱
如凝膏浮水上擊閭如鮐大五六尺可治劍周書言闆似喻冠
喻冠奇魚出揚州注射禮以閭爲
射器鄉射注以爲獸謂似驢妄

河魭注魭當作黿黿狀如鼈而大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也江鱓大龜注鱓當作鼉鼉狀如蜥蜴長六七尺鱓或爲鱣鱣鯉也

疏證曰此鱓與魭龜爲類當是鼉而非鱣周書王會解會稽以鼉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孔傳尺二寸曰大龜史記龜策傳曰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曰元龜距髯長尺二寸逸禮曰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民士四寸褚先生曰神龜出於江中廬江郡常歲時出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

五湖元唐注五湖揚州浸也今屬吳元唐未聞鉅野蔆注鉅野大野也魯藪今屬山陽蔆芰

疏證曰爾雅釋艸蔆蕨攈郭注今水中芰也周書曰冬食菱藕周禮籩人加籩之實菱廣志曰鉅野大菱大於常菱淮漢以南凶年以菱爲蔬

鉅定蠃注鉅定澤也今屬樂安所有故縣則屬齊蠃蝸牛也

疏證曰古蠃蝸不分非今所謂蝸牛周禮鼈人祭祀供蠯蠃蚳以授醢人國語大夫種曰今民大荒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三國魏志注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

濟中詹諸注詹諸鼁黽也

疏證曰詹諸卽蟾蜍爾雅釋魚鼁䵶蟾諸郭注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蚥在水者黽郭注耿黽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古蛙與蟾蜍亦不分別漢書霍光傳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是古人食鼃且薦宗廟鄭君注周禮曰今御所食鼃

孟諸靈龜注孟諸宋藪也龜俯者靈周禮天龜曰靈屬

疏證曰爾雅釋魚二曰靈龜郭注涪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中又似瑇瑁俗呼爲靈龜卽今觜蠵龜一名靈蠵能鳴

降谷元玉注降讀如厖降之降或作函谷今河南穀城西關山也

疏證曰禮記玉藻公侯佩山元玉中侯曰湯沈璧於洛黑鳥隨魚止化爲黑玉王逸正部論曰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魏文帝與

鍾繇書同

大都鯉魚魚刀注大都明都都鯉魚今江南以爲鮑魚刀魚兵如刀者也

疏證曰爾雅釋魚鮤鱴刀郭注今之鮆魚也亦呼爲刀魚山海經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苕水出於其陰其中多鮆魚郭注鮆魚狹薄而長頭一名刀魚太湖中饒御覽引魏武四時食制曰望魚側如刀可以刈草出豫章明都澤又臨海水土記曰鯯刀魚似鯊今江淮有刀魚土人以爲珍味路史後紀大都鯉魚魚刀河蚖江鱓五湖元唐鉅野之芰鉅定之贏治中瞻諸孟諸九江大龜降谷元玉歳咸會於尚方以俟其工之需蓋亦本傳文

咸會於中國注言德能及之異物來至也夏成五服以下傳注並見玉海王會解注後

又初學記政理部三御覽七百六十六穡物部一九百四十七蟲豸部四九百七十五果部十二禮書五十一爾雅翼卷三十錦繡萬花谷後集卷十八困學紀聞二

禹成五服齒革羽毛器備禹貢合注太平御覽七百六十六

疏證曰禹貢揚州史記夏本紀作齒革羽毛正義曰按西南夷常貢旄牛尾以爲旌旗之飾書詩通謂之旄故尚書曰右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此牛也漢書地理志亦作齒革羽毛師古曰羽旄謂衆鳥之羽可爲旄者也據張守節顏師古之說史漢正文本當作旄史漢於荆州皆作羽旄可證由淺人改之參差不一也大傳亦當作旄

文皮千合史記貨殖傳索隱

疏證曰爾雅釋地曰東北之美者斥山之文皮焉郭注曰虎豹之屬皮有縟綵

白羽之矰路史疏仡紀高辛

疏證曰國語曰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韓詩外傳曰得白羽如月

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史記夏本紀集解　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恒山嵩山也白虎通巡守篇

疏證曰白虎通巡守篇曰嶽者何謂也嶽之言桷桷功德也東方爲岱宗者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南方爲霍山者霍之爲言護也言大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方爲華山者華之爲言穫也言萬物成孰可得穫也北方爲恒山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爲嵩高者言其高大也下引此傳云云爾雅釋山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說苑曰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恒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說文曰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恒中嵩廣雅釋山曰岱宗謂之泰山天柱謂之霍山華山謂之太華常山謂之恒山外方謂之嵩高㟍嶁謂之衡山以霍山列太華之閒而衡山別見於後則亦以霍山爲南嶽皆同大傳之說

江河淮濟爲四瀆 (白虎通巡守風俗通山澤第十謹案尚書大傳禮三正記)

疏證曰爾雅釋水曰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史記引古文湯誥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東爲江北爲濟南爲淮西爲河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說苑曰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風俗通山澤篇引此傳及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曰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

齊其度量也白虎通巡守篇曰謂之瀆何瀆者濁也中國以[illegible]發源東注海其功著大故稱瀆也釋名釋水曰天下大水四謂之四瀆江河淮濟也瀆獨出其所而入海也水經河水注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江河淮濟爲四瀆

五嶽皆觸石而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注四指爲扶藝文類聚卷一天部上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後漢書章帝紀御覽卷八卷十天部　又事類賦三

疏證曰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風俗通正失篇文同何氏解詁曰側手爲膚案指爲寸玉篇引公羊傳云扶寸而合廣韻同又引注云側手曰扶案指曰寸是古本公羊亦作扶寸矣注云四指爲扶者禮記投壺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注云鋪四指曰扶韓非子云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注云四指爲扶

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於海水經注序

百川趨於東海文選郭有道碑文注　又吳都賦海賦孫子荊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　又長歌行注作百川赴東海

非水無以準萬里之平非水無以通遠道任重也藝文類聚卷八水部御覽五十

八地部二十三　又白帖水記纂淵海
卷一水藝文引無遠字記纂引無道字

准度也

原本玉篇水部作准
引引傳文準亦

疏證曰周禮輪人爲輪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匠人建國水地以縣又管子論水曰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漢志曰繩直生準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韋昭注曰立準以望繩以水爲平白虎通五行篇曰水之爲言準也養物平均有準則也說文水部廣雅釋言皆曰水準也釋名釋天曰水準也準平物也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

注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

禮記王制正義引夏傳曰並注又尚書舜典正義引注　又風俗通山澤第十引其餘山川下作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　注所視者三字據書疏增　又禮書

疏證曰禮記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注視視其牲器之數正義引此傳及注云按周禮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饗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饗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

太牢祭亦太牢籩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毳冕鄭注禮器五獻察謂祭四望山川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此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云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今鄭注此視視其牲器又注夏傳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參驗上下並與周禮不同不可强解合之爲一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瀆視諸侯夏傳視諸侯之下云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則此諸侯謂是侯爵者不得總爲五等諸侯錫瑞案孔疏極詳明然據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云云鄭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正義曰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者以夏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若不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則不得爲萬國也故知夏爵三等之制如此經文不育云舉夏時而云殷所因者若經指夏時則下當云萬國不得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故以爲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依鄭孔之說則五等始於周所增立夏殷皆無五等之制而王制正義又曰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說者因此以爲文家爵五等質家爵三等若然夏家文應五等殷家質

應三等按虞書輯五瑞修五禮五玉豈復三等乎又禮緯含文嘉云殷爵三等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從三等按孝經夏制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不爲三等也含文嘉之文又不可用也據此則孔穎達亦以爲虞夏有五等之爵今以經義斷之禹貢曰二百里男邦酒誥曰侯甸男衛邦伯於敄備佶翻明任則夏殷有男爵尚書有箕子微子則殷有子爵鄭謂則立五等增以子男蓋未可據所謂合伯子男爲一者殷爵雖有五等而伯子男不分高下則名五而實三與周之截然分爲五等者不同而合伯子男爲一鄭何說又少異鄭君云皆從伯何劭公云皆從子則伯與子亦微有差降故夏傳以此爲差也說苑曰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與傳義合

禹奠南方霍山（注）謂奠祭也　兩漢刊誤補遺引夏傳曰

疏證曰爾雅釋山霍山爲南嶽郭注即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岳故移其神於此孫星衍云緯書

皆本今文漢武案古圖書復南嶽之舊非以霍山爲南嶽始自漢武也通典引三禮義宗云唐虞以衡山爲南嶽周氏以霍山爲南嶽蓋傳寫互誤非崔靈恩之失也周禮以衡山爲南嶽唐虞五嶽卽是霍山也竊疑經文言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則舜都平陽吉行五十里計一月可至霍山若至衡山遼遠且又踰江不便以覲南方諸侯故歐陽夏侯等說爲霍山蓋本之伏生是以大傳又有中祀霍山及奠南方霍山之文也今攷孫說甚塙說苑白虎通說文廣雅皆與大傳義合已見前又水經云霍山爲南岳在廬江灊縣西南論衡書虛篇云舜巡守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大華北至恒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亦一同大傳之說而論者猶以爲是漢人書皆據漢制而言今攷得一古義可爲塙證楚辭天問曰吳獲迄古南嶽是止王逸注曰獲得也迄至也古謂古公亶父也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泰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下采藥於是遂止而不還也案泰伯逃荆蠻非楚地是吳地屈子所云南嶽必非衡山乃是霍山此文塙在漢武之先足證以霍山爲南嶽不始於漢爾雅亦非漢人所增益矣

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水經汾水注六下而平者謂之隰隰之

言溼也本御覽五十七地部二十三原下玉篇引作隰隰言溼也 下溼曰隰毛詩隰桑正義引夏傳曰順流

而不曰沿事類賦七引書大傳

疏證曰春秋說題辭云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爾雅釋地下溼曰隰李巡曰下溼謂土地窊下常沮洳名爲隰也釋名曰下溼曰隰隰蟄也蟄溼意也史記夏本紀均江海通淮泗集解鄭元曰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蓋本大傳

圻者天子之境也諸侯曰境天子遊不出封圻諸侯非朝聘不出境路史國名紀八

疏證曰春秋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何氏公羊解詁曰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賈子新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六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竟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竟

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注周禮方千里曰王圻詩曰邦圻千里惟民所止十六上因事之祭儀禮經傳通解續二

疏證引通典禮十五引子思之言曰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於祖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白虎通巡守篇曰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又引王制造於禰曰造於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告祖廟禮互見卷一古者巡守一條

夏傳

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注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 傳注並見周禮地官序官疏又匠人疏引書傳云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又大戴禮保傅篇注引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

疏證曰陳壽祺曰禮記月令命太尉正義云案書傳有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領三卿此夏制也又五經異義疏證曰以序言

之書傳一日司徒公當作司馬公二日司馬公當作司徒公大戴禮保傅篇盧注引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以司馬在司徒先可證續漢百官志注引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此則漢立三公蓋取今尚書及韓詩說亦大司馬先大司徒也錫瑞案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許慎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是許氏以古說爲周制今說爲前代制鄭駮無攷月令疏引鄭注書傳以三公領九卿爲夏制則亦必以古文說爲周制其於許氏無駁可知而此注云一公兼二卿則與大傳不合今文家說皆謂古者祇有三公九卿而無六卿六卿自是周制若一公兼二卿乃周大國三卿之制公羊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注云天子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三公官名也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皆卿官也又襄十一年傳云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禮

疏引三禮義宗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夫故周禮太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也司馬之下以其事省故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據此諸說一公兼二卿與周諸侯制合鄭以周制爲夏制以諸侯之官爲天子之官失之

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御覽二百七職官部蠻夷滑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御覽二百九職官部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御覽二百八職官部

注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考工記序工疏引夏

傳注

疏謚曰鄭注云通職名無正官名此周官之三公非大傅之所謂三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人怨其上則責之司徒山陵崩陷川谷不通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公羊隱五年傳注引禮曰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漢書

百官公卿表曰或說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爲除害者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也不以傷害爲文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是今文說三公各有所主白虎通明言分職各主其一與古文說不以一職爲官名者截然不同鄭以古文解今文失之

司馬在前 周禮序官疏引夏傳

疏證曰舜命九官有司空司徒而無司馬尚書中候握河紀曰舜爲太尉春秋元命苞運斗樞合誠圖論語比考讖皆有太尉舜之文疑其時之三公以太尉合司空司徒爲三運斗樞曰舜以太尉受號即位爲天子蓋舜以太尉攝政遂以即位未嘗以太尉授人故九官中亦無太尉至夏乃更太尉爲司馬故伏生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列之夏傳秦漢以太尉爲名官蓋亦本

於古制漢武改太尉爲大司馬則法夏之制也月令注三王有司馬無太尉正義謂堯置之而三王不置其說近是御覽引古今通語曰異官同爵共位列職興仁隆化幽贊神明者謂之太尉和五教理人倫使風行俗平萬國咸寧者謂之司徒使國無枉理法措刑清事均民聚者謂之司空此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之證

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爲天下者若此而已御覽二百二職官部二儀禮經傳通解王制之戊集傳集注三十二又藝文類聚四十五職官一引至三元士佐之注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周之官三百六十禮志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百殷二百周三百近之未得其實也據夏周推其差則有虞之官六十夏后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爲有所法儀禮經傳集注三十二又御覽二百三引首三句

疏證曰鄭君此注推闡極明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注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繁露曰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又曰天子自參以三公三公自參以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參以三士說苑君道篇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臣術篇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白虎通封公侯篇曰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等君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天有三光然後能徧照各自有三法物成於三有始有中有終明天道而終之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公羊桓八年傳注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疏引元命苞曰立三台以爲三公北斗九星爲九卿二十七大夫內宿部衛之列八十一紀以爲元士凡百二十官焉下應十二子注此言天子立百二十官者非直上紀星數亦下應十二辰故曰下應十二

子考工疏引援神契曰天子卽政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愼文命下各十二子如是甲乙丙丁之屬十日爲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爲子大義引春秋合誠圖曰天不獨立陰陽俱動扶佐立緒合於二六以三爲擧故三能六星兩兩而比以爲三公三三而九陽精起故北斗九星以爲九卿三九二十七故有攝提少微司空執法五諸侯其星二十七以爲大夫九九八十一故內列陪衞閣道郎位扶匡天子之類八十一星以爲元士凡有百二十官下應十二月數之經緯皆五精流氣以立官廷此皆今文家說與大傳義合

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此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路史後紀陶唐注

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爲六卿路史後紀十四夏后紀下引大傳夏書注又禮記曲禮下正義

疏證曰陳壽祺曰路史引此條爲夏書注則是注說有虞之官制如此也上條引舜攝時堯之官制當與此注相屬故入之夏傳此篇當是說甘誓乃召六卿之文錫瑞案甘誓六卿乃六軍之將非周官之六卿周官所謂軍將皆命卿亦是六軍之將非

天官冢宰等六卿也冢宰尊於司馬不應屬於司馬且六卿皆出冢宰六人無一人留守誰與守國故知周時六軍之將亦必非冢宰六卿若周以前止有三公九卿今文家說可據舜命九官並無司馬當時若有其官不應命官獨闕漢人言爲司馬者有稷有契有益恐此數人爲司馬皆在夏時然夏之司馬是三公又非六卿馬鄭強引周官以證唐虞又以甘誓六卿爲周禮六卿說皆非是陳氏謂上條當與此注相屬故入之夏傳亦未必然姑仍之俟攷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就川而爲之築宮有三尺注宮當爲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蠶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陳壽祺曰毛詩瞻卬正義引此傳注云彼文直云宮有三尺宮下當脫仞字棘牆而外閉之大昕之朝注季春朔日之朝也三宮之夫人浴種於川世婦卒蠶獻繭於夫人注此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於后繅三盆手注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總之也毛詩瞻卬正義分引傳注云尚書夏傳文又齊民

要術卷五節引傳首三句大昕之

朝二句 儀禮鄉射記疏引注

疏證曰禮記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注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正義曰公桑蠶室者謂官家之桑於處而築養蠶之室棘牆者謂牆上置棘外閉謂扇在戶外閉也奉種浴於川者言蠶將生之時而又浴之初於仲春已浴之至此更浴之

殷傳 陳壽祺曰周禮考工記輿人疏禮記文王世子正義毛詩文王序正義路史後紀十四困學紀聞卷二並引殷傳

帝告 困學紀聞卷二云殷傳有帝告篇 玉海卷三十七

殷傳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 考工記輿人疏引殷傳 不得乘朱軒 注 軒輿

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文選別賦注又張景陽詠史詩注顏延年曲水詩序注褚淵碑文注安陸昭王碑文注

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注如今窗車也文選七發劇秦美新注不得衣繡廣韻四十九宥繡字注太平御覽布帛部二

士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公羊隱元年疏衣布帛路史後紀十一注

帝告篇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困學紀聞卷二

疏證曰陳壽祺曰外紀卷二成湯令未命之爲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軨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通志器服畧湯令未命之士不得朱軒及飛軨不得飾車駢馬衣文繡既命然後得以旌有德據二書所言皆本伏生大傳二書皆云湯令則知此文在殷傳無疑今並錄以補書傳之闕逸錫瑞案此傳解帝告之施章乃服明上下與虞夏傳解皐陶謨之車服以庸大旨畧同蓋成湯之令亦本古制孫星衍今古文疏引此傳以解皐陶謨之車服以庸義尚未諦也大傳說古有命

民命士未命爲士謂非命民命士也

湯誓

殷傳湯誓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於亳盍歸於亳(注)亳湯之都也注惟見繹史十四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歌聲(注)思其故也是時伊尹在桀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注)覺兮謂先知者較兮謂直道者格至也吾謂桀也去不善而就善何不樂兮伊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僩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乃亡矣(注)自比於天言常在也比於日言去復來也注見文選西征賦注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路史後紀十四夏后紀引伏書又藝文類聚帝王部二太平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八御

覽不重盡歸於亳句又藝文御覽並無僩然歎三字今依路史增日有亡哉四字惟見文選西征賦注史記殷本紀集解採增藝文類聚十二帝王部二太平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八御覽無注吾謂桀也四字　通鑑前編夏桀四十歲引新序注云大傳與此大同小異

疏證曰新序刺奢篇曰桀作瑤臺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羣臣相持而歌曰江水沛沛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矣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趍遂適湯湯帝王世紀曰伊尹舉觴造桀諫曰君王不聽羣臣之言亡無日矣桀僩然歎啞然笑曰子又祅言矣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也皆本大傳之文鄭注尚書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女亦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鄭用大傳義以時日曷喪二句爲桀之言史記殷本紀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集解引大傳文釋之楊雄荊州牧箴云王桀荒涽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予奪亦與大傳義同古亳與薄通管子輕重篇云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

下荀子議兵篇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鎬皆作薄字湯始居之亳在今商州書序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正義引鄭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然則從先王居蓋從契所居之商史記六國表序曰湯起於亳以爲收功西北之證尚書中候雒子命篇曰天乙在亳東觀於洛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倉帝得書處今商州地是亳卽商州無疑蓋卽位乃都偃師仍以亳之名名之商時天子之都稱亳猶周時天子之都稱京後儒不察乃謂湯始居之亳卽是偃師皇甫謐又以爲穀熟皆非是

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八

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之有也唯有道者宜處之湯

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御覽八十三皇王部

疏證曰逸周書殷祝解曰湯將放桀於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桀請湯曰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爲王明之士民復致於桀曰以薄之君濟民之殘何必君更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於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爲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耶我將爲之湯曰此君王之七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逸周書與大傳說同而較詳觀此可見湯雖放伐猶有揖讓遺意湯放桀尚未即位則伐桀必未稱王白虎通三軍篇曰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爲王

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然則商尚質故先伐而後稱王史記殷本紀於作湯誓後乃云號曰武王可證與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亦本大傳之義

桀殺刑彌厚而民彌暴故爾梁遠遂以是亡注故爾猶其近也梁讀爲掠陳壽祺案曰傳及注故字有誤

路史後紀十四夏后紀下引殷傳湯之君民聽寬而獄省

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八

疏證曰故當讀爲錮故與固通論語子罕固天縱之將聖國語越語道固然乎皇疏章注皆云固故也禮記哀公問固臣是盡注固猶故也儀禮士昏禮記敢固以請燕禮寡君固曰不腆注皆曰固如故也儀禮士相見禮固請吾子之就家也又敢固辭禮記少儀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注皆曰固如故也因又與錮通文選求通親親表禁固明時注曰錮與固通然則故可通固即可通錮左氏成二年傳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注曰禁錮勿令仕禁錮即孟子極之於其所往之義故鄭訓故爲窮正以錮窮極之義也陳氏以傳注故字爲誤蓋未得其解尚書中候雒予命曰夏桀無道殺關龍逢滅皇圖壞歷稱殘賊天下賢人逃

曰傷帝命驗曰夏桀無道殺關龍逢絕滅皇圖壞亂厤紀殘賊天下賢人遁逃淫色暴易不事祖宗大戴禮少閒篇曰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民爲虐粒食之民惛焉幾亡皆鉏爾掠遠之事

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來朝者六國北堂書鈔十帝王部來遊

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路史後紀夏后紀下

疏證曰史記夏本紀曰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淮南子曰桀囚於焦門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不自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天下非一湯文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矣大戴禮少閒篇曰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嫌於死正言湯被囚之事尚書中候曰天乙在亳鄰國繦負歸德帝王世紀曰夏桀無道湯使人哭之桀囚湯於夏臺而後釋之諸侯由是咸叛桀附湯同日貢職者五百國三年而天下悉服世紀所言國數過多疑皇甫謐以意增之

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左傳襄十年正義

疏證曰墨子兼愛下篇引湯說之辭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神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釋之云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詞悅於上帝鬼神尸子曰湯之救旱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爲牲當此之時絃歌舞者禁之呂氏春秋季秋紀曰昔殷克夏而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麗其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上帝民悅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爲旱以身禱於桑林之下公孫宏對策曰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京房列對災異曰若夏大旱則雩祠之以素車白馬布衣以身爲牲說苑君道篇曰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論衡感虛篇曰傳書言湯遭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

言五年帝王世紀曰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慾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行耶何不雨之極也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爲牲禱於桑林之社曰唯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土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及萬方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言未已而大雨至方數千里案說皆與大傳合皇甫謐兼采衆說其文最詳引論語亦引墨子其所據論語有履字與鄭本不同以萬方有罪等語爲禱雨詞與僞古文尚書亦不盡合

景亳之命費昌爲御 路史後紀十四夏后紀下

疏證曰論衡曰桀無道兩日並照在東者將起在西者將滅費昌問馮夷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也東殷也於是費昌徙族歸殷殷果克隆

盤庚

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 困學紀聞卷二 漢藝文志考證

疏證曰此釋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至罔有逸言之義爻言老成人之言應言從上如響斯應者

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路史國名紀四

疏證曰陳壽祺曰韓詩外傳與此同錫瑞案韓詩外傳云五十里諸侯以十里較大傳所言少五里陳喬樅云以百里七十里例之采地皆遞減十里韓詩外傳是也大傳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五蓋衍字今考春秋繁露爵國篇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董子分別三十里二十里十五里正與大傳文合則大傳文不誤韓詩外傳或脫五字陳說非是又案如董子義則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即附於諸侯之附庸其先百里之國其後爲稱字之三十里其先七十里之國其後爲稱名之二十里其先五十里之國其後爲稱人氏之十五里殷爵三等附庸亦分三等其數適合董子與伏生

之言可互相發明附庸亦有五廟見春秋紀季入酅公羊傳蓋子孫有罪黜而猶使爲附庸得有五廟以祀其始受封之人此古者興滅繼絕之義也御覽引古今表臣記曰夫爲諸侯始受封各有菜地百里之諸侯以四十里爲菜地七十里之諸侯以二十里爲菜地五十里之諸侯以十里爲菜地其後子孫雖有黜地而菜地世世不黜數與大傳不合恐誤

高宗肜日

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已祖已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已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藝文類聚鳥部太平御覽九百十七羽族部四又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八　又論衡是應篇祖已作祖乙又後漢書郎顗傳注記纂淵海六十六又儒瑞引作有雉飛昇而雊辮髮重譯者六國餘同

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注肜日尚書篇名御覽

皇王部八後

漢書郎顗傳注

疏證曰史記殷本紀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云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漢書五行志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而雊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劉向以爲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南方近赤祥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所謂六沴作見若是共御五福迺降用章於下者也論衡指瑞篇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已祖已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已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又異虛篇曰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已祖已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

生而問祖己行祖己之言修政行仁桑穀之妖亡朝諸侯而年久修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夫周亡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爲紂亡出乎高宗問祖己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之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謂迎桑穀之問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殆爲紂出亦或時吉而不亡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己謂野草爲凶高宗祭成湯之時有雉升鼎而雊祖己以爲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且從祖己之言雉來吉也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雉於周公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朝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據王仲任說雊雉桑穀吉凶最詳仲任不信祥異故其言如此漢人以桑穀爲高宗時事蓋本大傳之義大傳以雊雉爲吉桑穀爲凶漢人多以雊雉亦爲凶史記漢志杜欽杜鄴孔光諸傳可證仲任云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蓋謂其與大傳所載祖已之言不同也仲任從祖已之言是以大傳爲信不從當時尚書家說又推其義謂桑穀亦善物象遠方之士立於朝說亦可通蓋吉凶由人人古人特因變致警而書其事以爲勸戒不必疑大傳與尚書不合也

武丁之時外紀卷二此句上有成湯之後四字下有王道虧三字困學紀聞卷二此句下有先王道虧刑罰犯七字桑

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注兩手搤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注上六字又見史記殷本紀集解生七日以下十一字惟見尚書咸乂正義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已曰桑穀野草也注此木也而云草未聞劉向以爲草妖野草生於朝亡乎武丁懼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重譯來朝者六國注九州之外國也太平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八引傳注惟無注生七日以下十一字尚書咸乂正義引七日大拱四字又漢書五行志引傳俱生於朝二句又外紀卷二記纂淵海卷六十六朕兆又史記殷本紀集解索隱並節引又繹史十七引重譯上有三年之後四字

疏證曰陳壽祺曰外紀劉恕曰據伏生劉向以武丁有桑穀而向著說苑以大戊武丁時俱有桑穀呂氏春秋湯時穀生於廷比旦而大拱韓詩外傳三日而大拱皆與書序不同壽祺案尚書咸乂正義引帝王世紀亦以爲大戊事鄭注所引劉氏說乃

劉向五行傳論語見漢書五行志錫瑞案殷人尚鬼蓋信祥異之事湯與大戊武丁桑穀當是三見傳者各異耳不必疑大傳與書序不合史記引書序是今文而亦載桑穀於大戊時封禪書又載之是今古文說同非古文說桑穀在大戊時今文說桑穀在武丁時也說苑君道篇以桑穀為大戊又以為武丁敬慎篇與五行志所引亦以為武丁論衡咸類順鼓篇以桑穀為大戊異虛篇又以為武丁子政仲任皆習今文說以大戊武丁皆有桑穀之事君道篇曰成湯之後先王道鈌刑法違犯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問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又敬慎篇曰昔者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鈌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者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為福也五行志又引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儆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既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生殺之柄失而下近草妖也一曰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

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爲虛之應也論衡異虛篇說見前

西伯戡耆

陳壽祺曰尚書音義黎尚書大傳作耆外紀卷二西伯勝黎伏生司馬遷作耆路史國名紀卷一大傳作西伯戡耆卷六云大傳作戡耆漢藝文志考證卷一大傳以西伯戡黎爲戡耆

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黨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聖賢羣輔錄引尚書大傳

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尚父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檢德合於今昌來提初學記武部漁御覽八百三十四資產十四 又白帖溪御覽六十七地部十三注釣得魚中得玉璜也佐檢猶助提者取也半璧曰璜注見開元

占經器服休咎占篇引傳呂望作呂尚下多
釣字拜之無之字尚父作尚刻作剡周作姬

疏證曰陳壽祺曰釣璜事與尚書中候同錫瑞案史記齊世家曰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尚書中候雒師謀曰王即遇駕水畔至於磻溪之水呂尚釣其崖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矣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於渭濱魚腹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齊注曰所以言七年者以木丹書命之雒授金鈐師名呂故得命即望之今受命六年而言望公七年通得命之年數之故七尚名也變名爲望旌理也稱瑞引中候更有昌用起發遵題五百世美呂覇世遵姬攜散句末書符瑞志與中候文同是古說以爲太公本名尚不名望後乃更名望也又御覽引雒書靈準聽曰王於磻溪之水呂尚釣進王下趨拜曰公望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答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遂置車左王躬執驥號曰師尚父注呂氏尚名急見也公乎我相望七年言久也尊之辭斯此也半璧曰璜釣得魚中有璜受天命爲天子呂佐旌理之也說苑曰呂望釣于渭渚得鯉魚剖腹得書曰呂望封于齊亦與大傳畧同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爲士大

芮人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為閒田文選西征賦注　又毛詩緜正義通鑑前編舉要紂十四祀

疏證曰緜毛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正義曰自虞芮之君以下皆有成文不知出何書也又曰家語書傳並有其事與毛傳小異大同由異人別說故也正義引家語不足據毛傳與伏傳同可據也說苑君道篇亦與傳文大同史記見下文引正義引括地志云閒田在河北縣西六十五里

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左傳襄三十一年正義　正義又引鄭元尚書注據書傳為說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於羑里紂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詩文王序正

義引殷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

疏證曰陳壽祺曰于他書並引作邘從史記集解徐廣引改正據毛詩文王序正義禮記文王世子正義兩引殷傳言獻寶後克耆事則左傳正義引此條卽殷傳文無疑而毛詩文王序疏引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云云稱尚書周傳禮記正義先引書傳云五年伐耆後引殷傳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云云是周傳別有受命一年以下之文也錫瑞案史記周本紀曰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而崩歟愉林史公以囚羑里在受命之前又據魯詩說受命之年稱王皆與大傳不合文王正義曰元命苞云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稱王之文在誅崇之上是類謀云柳王制命示王意乾鑿度云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承代崇作靈臺之下伐崇在六年則亦六年始稱王也但彼文以伐

崇之等皆是文王大事故歷言之其言不必依先後爲次未可
即以爲定書傳稱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書序云
殷始咎周注云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
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又曰周人乘黎注云乘勝也紂得散宜
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宗殷傳云西
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大傳曰得三子獻寶紂釋文
王而出伐黎其言既同則黎者一物是文王伐犬戎之後乃被
囚得釋乃伐耆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五年已前即已稱王
改正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爲敵非直咎惡而已若已稱王斷
然背叛雖紂之愚非寶能釋也又書序周人乘黎之下云祖
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
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仍云西伯明時未爲王是六年稱王
爲得其實故乾鑿度布王號之下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改此
是鄭意以爲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於國內建元久矣無故更
復改元是有稱王之意雖則未布行之亦是稱王之迹故周本
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皇甫謐亦云受命元年始
稱王矣正以改稱元年故疑其年稱王斯言非無理矣但考其
行事必不得元年稱王耳據孔疏推鄭義以申大傳說最詳啟
當從大傳爲正大戴禮少閒篇曰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
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

亦以受命在伐崇之後

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耆六年伐崇則稱王 禮記文王世子正義引殷傳云

疏證曰詩推度災曰王者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此文王之祭天也繁露郊祭篇曰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又曰已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文王正義曰然則伐崇之時未稱王矣皇矣說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禡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天之名未稱王而得祭天者文王於伐崇之後尋即稱王於時天期已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已行王事故類禡也

既伐于崇 詩考詩異字異義

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獻寶以免文王 毛詩緜正義引書傳又文王序正義引書傳遂與三子作四子餘同兩漢刊誤補遺閎夭

下作學於太公望遂見西伯昌於羑里

疏詻曰詻誦古通用史記呂后本紀未敢詻言誅之漢書高后紀作未敢誦言誅之是詻誦古通之證學詻謂學詻說之事楚辭九辨自壓案而學誦王逸注云弭情定志吟詩禮也叔師以學誦爲吟詩禮卽此傳學詻之義非太公如鄭析之教詻也

散宜生閎天南宫括三子者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知爲賢人遂酌酒切脯除爲師學之禮約爲朋友太平御覽四百六人事部四十七又六十二飯食部二十就文類聚七十二食物部不重太公二字知字下多三子之三字少除爲師學之禮句又公羊疏引散宜生等受學於太公酌酒切脯在太公除師學之禮上

閎天南宫适散宜生三子學於太公望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注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十九

釋史

太公之羑里見文王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駮身朱鬣雞目 六字又見山海經海內北經注 爾雅翼卷十入引作駁身朱鬣此下有除凡取九六焉六字

疏證曰山海經曰犬戎之國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吉𤣩良一作乘之壽千歲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犬戎故城在雍州新豐縣東南十六里殷周時犬戎國城也按駮馬赤鬣縞身目如黃金文王以獻紂也六韜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至犬戎得文馬九六獻紂免西伯之難案六韜云九六與爾雅翼所引傳合

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注翰毛之長大者 注見文選羽獵賦檄吳將校部曲注又藝文類聚祥瑞部下作長毛也

疏證曰穆天子傳天子獵於滲澤得白狐玄貉祭於河宗六韜曰周文王拘羑里散宜生之宛懷塗山得青狐以獻紂免西伯之難

之於陵氏取怪獸 陳壽祺曰吳中本取怪獸下有大不辟虎狼閒六字傳文無騶字注有閒大也廣蓋騶虞也八

字

尾倍其身名曰騶虞 八字見御覽八百九十獸部二錫瑞案詩騶虞釋文引大傳作尾倍於身

疏證曰山海經說騶虞如虎五色畢具白尾長於身周書王會詩毛傳皆曰白虎黑文說文陸機皆曰白虎黑文尾長於身

于林氏怪獸尾倍於其身名曰虞(注)虞蓋騶虞 兩漢刊誤補遺卷七

疏證曰兩漢刊誤補遺曰今攷山海經載林氏國有珍獸尾長於身名曰騶吾此獸與騶虞之詩音讀本異吾當讀如允吾之吾而伏生書大傳乃云于林氏怪獸尾倍於其身名曰虞鄭康成因曰虞蓋騶虞而郭璞於山海經遂云吾宜作虞者誤也又曰建章之獸長鄔從大傳謂之騶虞大傳乃是景帝世伏生所傳

之有參氏取美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注)渠車罔也 注見文選江賦注引鄭元曰

疏證曰美女疑美女之誤書顧命正義引書傳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云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爲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六韜曰商王拘西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金千鎰求珍物以免君罪九江之

浦有大貝百馮淮南子曰商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大貝百朋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淵泉則江生大貝春秋運斗樞曰搖光得則吐大貝御覽引相貝經曰珪延得大貝於昌陽蒻泉為五帝琉器也得拘宬何貝大如輪為文王壽穆王得大紫貝懸其殼於昭陽覩以消毒霧唐書曰拂菻國有大貝如車渠

貝自江出大若車渠文王拘羑里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車渠以獻紂免西伯之難稽瑞引尚書大傳

陳於紂之廷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藩之臣昌之使者見釋史十九引此三十字紂大悅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自太公之羑里至伐崇見御覽六百四十一刑法部七御覽八百七珍寶部六又御覽八百九十獸部二又尚書顧命正義儀禮士喪禮貝三實于笄疏周禮天府疏藝文類聚八十四寶玉部下九十九祥瑞部下文選江賦注爾雅翼十八路史餘論五夢溪筆談二十二記纂淵海四均節引藝文類聚文選注御覽珍寶部獸部引此文之上並有文王囚於

羑里六字

疏證曰陳壽祺曰六韜亦記散宜生等獻寶事與此小異錫瑞案六韜曰紂囚文王於羑里散宜生受命而行宛懷條塗之山有玉女三人宜生得之因費仲而獻之紂以免文王史記周本紀曰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亦與大傳小異且以被囚在三伐之前

文王以閎夭太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爲四友玉海官制

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羑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釋史九十五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與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

非奔輳與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旦有四友以禦侮

毛詩緜正義止疏附疏作胥奔走走作輳今依改四與字皆作邪又世說新語卷五品藻注引與後漢書注同孔子集語卷下引全與亦作邪門作耳又玉海官制人物繹史九十五引至是非禦侮與止又御覽三百六十六人事七節引門亦作耳又小學紺珠節引又文選安陸昭王碑文注引周書與此畧同　後漢書祭彤傳注引孔子曰至是非禦侮邪

疏證曰大傳以大公望與閎散南宮爲四友又爲四鄰又爲四臣君奭則有太顛而無太公蓋古說以太公望即是太顛方言六廣雅釋詁一皆云顛上也古人名字相配尚與上通疑太公本名尚而字顛後因文王之言乃改名望改名或並改字故太公又字牙君奭所稱乃其本字後人不知誤分太公太顛爲二人耳太公之功在閎散南宮之上不應周公舉修和有夏之臣獨不及太公伏生之言蓋得其實後漢書班彪傳彪上言曰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天南宮适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叔皮舉周初諸臣獨無太公蓋以太顛即是太公史記漢書皆有太顛又有太公亦誤分之耳矣

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太顛與師尚父豈異人乎書大傳曰散宜生南宮适閎夭學於太公望遂見西伯昌於羑里故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鄭康成謂周公作君奭舉虢叔以下五人而不及太公者太公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誤與表同吳氏引大傳以太公太顛爲一人其說蓋非無據又案詩緜毛傳曰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走武臣折衝曰禦侮正義曰直總言臣有四行而已不指其臣云某某爲疏附某某爲禦侮故君奭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彼注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周公謙不注自比詩人不當代謙明周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人矣引書傳說孔子曰云云曰如此言則四人人有一行與前說乖者書傳因有四人爲之說耳孔子以已弟子四人擬彼四行其於文王之臣亦不言人爲一行縱彼四人各爲一行此詩所言不獨指彼四人也據孔疏引鄭注所云詩傳說乃魯齊韓三家詩三家皆今文與伏生義多合此詩傳明以疏附奔走先後禦侮爲四臣正與大傳之說相符楚辭離騷經忽奔走以先後兮王逸注曰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

先後此之謂也叔師所引亦三家詩此今文說以太公太顛爲一人之證蓋言文王有四臣受命必無不及太公之理鄭謂周公謙不自比殊屬強詞周公舉伊尹諸人何獨不謙乎孔疏不知太公即是太顛大傳四臣即書之四人故謂非四人人有一行依大傳說四行實當分屬四臣但如何分屬未有塙據耳御覽引古今樂錄曰崇侯譖文王至十紂用其言乃徙文王於羑里欲殺之於是文王四臣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往見文王文王爲贗反目者紂之好色也拊桴其腹者言欲得奇貨也蹀躞其足者使疾訊也於是乃周流海內經歷風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大寶白馬朱鬣以獻於紂陳其中庭紂見之仰天而歎曰嘻哉此誰寶散宜生趨而進曰是西伯之寶以贖刑罰紂曰於寡人何其厚也立出西伯紂謂宜生譖岐侯者長鼻決耳也宜生還以狀告文王乃知崇侯虎譖之案樂錄所言無太公而有太顛亦可爲太公太顛是一人之證

微子

微子將往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蘄蘄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爲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

作雅聲文選魏都賦辨亡論下注歌曰麥秀蔪蔪兮禾黍黽黽彼狡童兮不我好兮文選思舊賦注

注狡童謂紂文選宣德皇后令注引鄭元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蔪蔪兮禾黍之黽黽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爲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學齋佔畢卷二又能改齋漫錄卷七引朝周上多將字故墟上多之字黽作蠅餘同

疏證曰史繩祖云史記尚書傳所載之歌只差末句一句惟書傳序與歌蔪蔪黽黽不同宋玉笛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蔪兮注麥芒也字之稍差不爲要切但史記以爲箕子而書大傳以爲微子且爾父母之國尤爲有理不知司馬何所據而與書傳抵牾耳炎曾云李善注枚乘七發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引宋玉笛賦云麥秀蔪兮鳥華巽非也余按尚書大傳云云啟見蓋宋玉笛賦亦本此耳蔪埤蒼曰麥芒也而大傳序與歌蔪漸二字不同何也蔪五臣音子兼切李善音慈斂切黽油序歌亦不同陳壽祺曰文選思舊賦注引歌作黍禾黽黽於韻不協非也蓋絲篇首云云而誤當從學齋佔畢所引作油油與仇協韻禮記

樂記正義引黍禾之油油爲箕子歌亦誤曲阜孔廣林說錫瓚案陳氏謂當作油油是也而謂油油與仇協韻則不必然不我好仇語近不辭史記作油油下云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與詩狡童篇句法正同當從史記之文爲正古平上去三聲通用蕭肴豪與尤同部如彤弓篇首章藏貺饗爲韻此三聲通用之證末章好酬爲韻此蕭肴豪尤同部之證遵大路手魗好爲韻亦其證也此當以好字與油字爲韻學齋佔畢作好仇蓋疑好與油韻不協而妄改之不可據吳曾能改齋漫錄陳氏未及引吳氏疑序歌蕲漸蠅油皆不同其理亦不可曉

周傳

大誓 陳壽祺曰洛誥傳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然則今文周書首大誓也

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 注 四月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乃告於司徒司馬司空諸節亢才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戮力賞罰

以定厥功明於先祖之遺太子發升於舟中流白魚入於舟王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御覽百四十六皇親部十二

疏證曰陳壽祺曰亢才史記周本紀作信哉才哉古通用同年王大理伯申云亢乃允字之譌司馬子長以訓詁改經文故為信也錫瑞案御覽引中候及注同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旣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集解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索隱曰按文云上祭於畢則畢天星之名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星也二說不同案古不墓祭且伯夷列傳曰父死不葬不葬不得有墓索隱本之後漢書蘇竟傳以為畢星其說近是武王稱太子者白虎通爵篇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傳曰太子發

升於舟中侯日廢考立發爲太子明文王時稱太子也詩疏引中侯我應日文王之戒武王日我終之後但稱太子發河洛復告遵朕稱王御覽引中侯日日修我度遵德紀後恒稱太子發又引中侯合符后日太子發以紂存三仁附即父位不稱王注云武王以天誅未行謙不自稱故稱太子明統緒而未稱王又日子稱太子發明愼父以名卒考注云予我也父死日考文王命武王我終之後恒稱太子者明愼文王之命也君存稱世子甍稱太子未葬稱子已葬稱公今踰年稱太子者父業未成不敢自專之意與大傳史記合云左右小子者左右即史記所云太公周公召公畢公左右王師大傳周傳有太子以爲左右之文武王時稱太子故云左右小子也先公史記作先功古功公通用文王已稱王不應稱先公當以先功義爲正也又案楚辭天問日到擊紂躬叔旦不嘉王逸注日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日紂可伐也白魚入於王舟羣臣咸日休哉周公日雖休勿休故日叔旦不嘉也據王注則此傳下當有周公日雖休勿休句御覽所引未備耳

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 尚書孔序正義卷一引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大誓同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雙躍入舟武王俯取以祭（注）鱗介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言殷以兵衆與也稽瑞引傳及注

疏證日尚書中候日渡於孟津太子發升於舟中流受文命待天謀白魚躍入於王舟王俯取魚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目下名授又日姬發遵昌授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王廳以告天出涘以燎羣公咸日休哉璇璣鈐日武王得兵謀鈐謀東觀白魚入舟符取魚以燎八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親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討史記司馬相如傳封禪書日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漢書終軍傳白鱗奇木對日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日休哉是時大誓未出所引或即大傳文也史記集解馬融日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詩疏引大誓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注云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日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注云得魚瑞而稱王蓋本於中候河洛復告遵朕稱王之義

武王伐紂觀兵於孟津有火流於王屋化爲赤烏三足 御覽百八十一居處部九

疏證曰尚書緯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烏其色赤注云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是謂此火郎燎魚之火與大誓注燎後五日有火之說不同也元命苞曰火流爲烏烏孝烏陽精天意烏在日中從天以昭孝也史記集解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鄭元曰書說云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又案烏或作鵰與大傳不同索隱曰案今文泰誓流爲鵰錫瑞案小司馬據僞孔本爲古文故以古大誓爲今文不知古大誓又有今古文之分段玉裁云尚書大傳鄭所引禮說周本紀董仲舒書作烏此後得本也馬鄭所注皆作鵰此孔壁中本也馬融曰鵰鷙烏也此明武王能伐紂此不改字也鄭曰鵰當爲雅烏也此以後得之大誓正孔壁之大誓也不云當爲烏者鵰與雅形畧相似故云當爲雅而訓烏也段分別今古文甚明然伏生與董子史公皆在漢初未嘗見後出之大誓蓋伏生所據之本自作烏耳春秋元命苞曰赤烏陽之精也禮稽命徵曰得禮之制澤谷之中有赤烏孫氏瑞應圖曰王者不貪天而重民則赤烏至

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下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春秋繁露同類相勸篇引尚書傳言

疏證曰尚書中候曰有火自天出于王屋流爲赤烏五至以穀俱來赤烏成文雀書之福烏以穀俱來云記后稷之德注云五至猶五來文王得赤雀丹書今武王致赤烏俱應周尚赤故言成文也后稷好農稼今烏銜穀故云記之也詩疏引大誓云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鵰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爲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色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記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鄭注大誓極詳可以補此傳之注又漢書董仲舒傳對策引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董子所云復哉即大傳所云茂哉茂者懋勉之義傳所謂恐恃之也復茂同在古音第

三部故得通用師古曰復報也言周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其說非是

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 禮記祭統正義

疏證曰陳壽祺曰正義云舞莫重於武宿夜者皇氏云師說書傳云云武宿夜其樂名也此據書傳釋武宿夜最塙錫瑞案國語周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韋昭注曰二月周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之日夜陳陳師未畢而雨天地神人叶同之應也漢書律歷志曰四日癸亥至牧埜夜陳

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 注 惡皆爲亞亞次也觀臺靈臺知天時占候者也宗廟遷主 周禮肆師注引尚書傳十七字惡仍作亞儀禮經傳通解續因事之祭卷二十六上引傳注

疏證曰陳壽祺曰周禮肆師疏曰王升舟以下者謂說武王於文王受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於孟津渡河升舟入水在前鼓鐘亞亞王舟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氣祥亞鼓鐘後將舟亞者以社主主殺戮而軍將同故名社主爲將將舟亞在觀臺

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舟後錫瑞案鼓鐘亞者左莊二十九年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國語晉語曰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伐備鐘鼓聲其罪也鳴鐘鼓以至於宋然則聲罪致伐必用鐘鼓武王以鐘鼓聲紂之罪故曰伐紂矣觀臺亞者五經通義曰王者受命而起所以立靈臺何以爲在於野中國之南附近辟雍依仁宮也靈臺制度奈何師說云積土崇增其高九仞上平無屋高九仞者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顯著通義言觀臺制度甚備此載於軍中者或不盡同國中制度也將舟亞宗廟亞者周禮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注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是社主廟主並載以行故甘誓有賞于祖戮于社之文左定四年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亦言載社主事載遷主詳見前唐傳古者行軍無不載遷主之事史記云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楚辭天問有載尸集戰之文王逸注以尸爲主此別是一事書古微謂宗廟即文王木主非也

惟丙午王逮師前師乃鼓鍐譟師乃慆前歌後舞注慆喜也衆大喜前歌後舞也御覽四百六十七人事部一百八引傳注全惟前師無前字此句六字又見周禮大司馬注又御覽

疏證曰陳壽祺曰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鼗譟賈疏云書傳文彼說武王伐紂事隸釋魏大饗碑士有拊譟之歡冀民懷惠康之德拊譟與鼗譟同文選二十一秋胡詩注引班彪冀州賦曰感鳧藻以進樂兮後漢書杜詩傳士卒鳧藻劉陶傳武旅有鳧藻之士錢詹事大昕廿二史考異曰鳧藻即鼗譟也王逸楚辭章句曰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馳驅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藻讙呼惠徵君棟後漢書補注曰鼗譟漢人讀爲鳧噪言如鳧之噪呼杜詩劉陶傳又作鳧藻釋云如鳧之戲於藻非尚書之義也壽祺謂鼗譟鳧藻字別而聲義同此或歐陽夏侯之異李賢後漢書注言如鳧之戲於藻所謂望文生義差之遠矣蔡邕集上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云臣等不勝踊躍讙呼之志文帝紀注臣妾遠近莫不鳧藻此亦均本大傳用爲讙呼之義矣顏延年秋胡詩鳧藻馳目成似與李賢注同意亦失之又宋藝文類聚引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於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是書傳所說伐紂之事也錫瑞案詩疏引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白虎通禮樂篇曰樂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故尚書曰前歌後舞假於上下

盜本大傳文遂師或引作還師誤師乃慆說文引周書曰師乃搯此壁中本與傳用今文不同也後漢書曰板楯蠻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華陽國志曰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淩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

丕天之大律注云律法也奉天之大法唐律疏義卷一又翻譯名義集卷九

陳壽祺曰漢書郊祀志引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是此五字乃古文大誓詞而大傳載之也

大戰篇

武王與紂戰於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文選宣德皇后令注引至此與作伐牧之野無之字魚作如乎作于王下有也字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此句又引見毛詩名物解八不愛人者及其胥餘注胥餘

里落之壁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親後漢書申屠剛傳引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新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又引見後漢書郎顗傳注而民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藉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復徵乎通鑑前編武王十三年引全又記纂淵海六十一引太公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注出尚書大傳大戰篇是此篇皆大戰篇之文也記纂淵海又引惜人者惡其胥餘

尚書大傳疏證卷四

善化皮錫瑞

洪範

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注武庚字祿父尚書洪範序正義引祿父紂之子也

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注誅我君而釋已嫌苟免也此注惟見通鑑前編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注朝鮮今樂浪郡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御覽卷七百八十四夷部一又通鑑前編引書

洪範大傳自首至封之止並注又御覽二百一封建部四路史後紀十二並節引

疏證曰鄭注非大傳義白虎通姓名篇曰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為名祿甫元言武庚所引譏二名說與公羊傳不同蓋古春秋左氏傳義鄭謂武庚字祿父古文說也若大傳今文說則以武庚祿父為二人說見後史記周本

紀日武王革殷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乃使其弟管叔鮮蔡
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釋箕子之囚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
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
道宋世家曰武王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
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對以洪範九等於是武王乃封箕
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史記云文王受命七年怜鎬而崩與大傳異
合武王即位二年蒙文王受命之年爲九年再期觀兵又二年
伐紂爲十一年與書序合克殷二年爲十三祀大傳雖無觀兵
伐紂之年而據受命七年洪範十三祀其中年數亦必相同惟
史記以爲陳洪範乃封朝鮮大傳以爲封朝鮮來朝乃陳洪範
班孟堅謂遷書載洪範多古文說或從古文與今文不同然據
大傳受封來朝始陳洪範則武王無慢賢之失箕子無苟免之
心較之史記所云更爲塙當而書正義引此傳云云曰案此序
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
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閭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
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
子於朝鮮得其實也錫瑞案孔氏據劉歆及僞孔傳之說以爲
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再期觀兵爲十一年又二年伐紂爲
十三年即陳洪範之十三祀故有朝鮮去周萬里受封乃朝不
得仍在十三祀之疑不知書序史記皆以爲廿一年伐紂又二

年乃陳洪範史記有明文則大傳云受封來朝亦必不在克殷之年時歷二年即往返萬里足以及之不得以此爲疑書序之文畧故受封來朝皆不載序以伐紂爲十一年而訪範在十三祀經有明文則序亦必以訪範克殷在二年之後非謂以箕子歸即作洪範也大傳之文本無可疑孔疏以僞傳解之故不合耳

汩亂也華嚴經第七十八音義卷下陳壽祺案曰此疑洪範傳汩陳五行之訓

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尚書洪範正義引書傳

疏證曰陳喬樅曰案尚書正義云此章所演凡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各爲人用引書傳云云爲證五行即五材左氏襄二十七年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之行者在天爲五氣在地爲世所行用也

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尚書洪範正義文選籍田賦注又白帖食御覽八百四十七飲食部五

疏證曰漢書王莽傳曰民以食爲命是以八政以食爲首論衡識日篇曰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後漢書章帝紀元和元年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爲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飢色

洪範曰不叶于極不罹于咎無侮鰥寡而畏高明困學紀聞卷二引大傳

疏證曰史記宋世家作不協于極不離于咎大傳作叶者古文協字作罹者易彖曰離麗也二字義同蓋三家文異也列女傳楚野辨女篇引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二年詔經曰無侮鰥寡釋文云無虐馬本作亡侮皆與傳文相合

聖人在上其君子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御覽四百一人事部四十二　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爲之城郭以居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庠序學校以教誨

之爲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御覽四百一人事部四十二

疏證曰傳云聖王凶備之者禮記表記曰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無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正義曰以其威莊故有父之尊言尊之如父以其孝慈故有母之親言親之如母也云爲之城郭宮室庠序學校列地制畝者禮記禮運曰今大道既隱城郭溝池以爲固以設制度以立田里正義曰此明三代後英之事孔子生及三代之末故稱今也城郭溝池以爲固者城內城郭外城也溝池城之塹以設制度者又用禮義設爲宮室衣服車旗飲食上下貴賤各有多少之制度也以立田里者田種穀稼之所里居宅之地貴賤異品禮運又曰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正義曰昔者先王既云未有宮室則總是五帝之前以爲臺榭宮室牖戶者謂五帝時也據此則城郭宮室列地制畝皆始於五帝三王之時庠序學校則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是庠序學校始於三王之時至周立四代之學又兼有庠序學校也漢書刑法志曰上

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悅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與傳義合

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注朓條也條達行疾貌朓則侯王其荼注荼緩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注側匿猶縮縮行遲貌側匿則侯王其肅注肅急也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君政急則日行疾月行徐臣逡遁不進君政緩則日行徐月行疾臣放恣也太平御覽四引傳注全注君政緩上誤衍朓則侯王其徐徐緩也十字又誤荼爲徐今刪又周禮保章氏疏引傳又散見文選元皇后哀策文月賦舞賦注藝文類聚一穀梁傳序疏後漢書蔡邕傳注　文選月賦注引鄭注作朓條達行疾貌也元皇后哀策文注引鄭注作朓猶條達也當從之側匿猶縮縮當作猶縮朒

疏證曰陳壽祺曰文選舞賦注引鄭元尚書五行傳注闇跳行疾皃是鄭注條達一作闇跳也側匿一作朒一作朏說文朏月

末成之名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縮朒此則側匿與縮朒聲近義一也漢書五行志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匿仄匿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劉向以爲朓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也仄匿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劉歆以爲舒者侯王展意顓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朒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匿者十八食晦日朓者一此其效也案此漢志據伏生書傳爲說仄匿并作仄慝字之譌而劉歆則作縮朒側匿猶縮朒也孟康注漢書曰朓者月行疾在日前故早見側匿者行遲在日後當没而更見是也蔡卞毛詩名物解禮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蓋朔而月出西方夕見暮見也故王者早見曰朝暮見曰夕義取諸此所謂朝夕放於日月者也至望然後出於東方夕見尚書大傳以爲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朒蓋言異也又事文類聚亦引尚書大傳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朏諸書所引朓朒朏閣朓側匿縮朒各字每相互異攷後漢書盧植傳植上封事諫曰臣聞日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李賢注五行傳劉向所著字與此小異然則伏劉諸本固有別矣惟朏與朓異字書朓作朏者誤錫瑞案

漢書五行志引向歆說而斷之曰考之漢家食晦朓者三十六終亡二日仄匿者歆說信矣此皆謂日月亂行者也案向歆二義不同後漢書盧植傳植上封事曰臣聞五行傳曰日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與向義合又鄭興傳興上疏曰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極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與歆義合鄭興周禮古文說得之劉歆故用歆義班說亦以歆說爲信然其說甚迂回鄭從劉向義伏義亦當然也

洪範五行傳

維王后元祀（注）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禹始居攝爲君之元年也（注又見通鑑前編）帝令大禹步于上帝（注）帝舜也步推也于於也上帝謂天也令禹推演天道謂覩得失反覆也（注又見玉海又文選演連珠注引步推也又通鑑前編引注末句）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注）用此時始大祀六沴之神

用咎于下者用極□□□□□其祀之□□也陳壽祺曰文淵閣本儀禮通解續此句用作言始上有禹字者下有咎凶也民其祀之令消也十字錫瑞案梁開宗本儀禮經傳通解引傳文作維時供祀六沴注供謂大也始大祀六沴之神咎猶極也用極于下者謂備極其祀之豐美也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注而乃也舜任禹禹能治其道□無其神舜知禹敬神之怒可知也若六沴作見若是共禦注若順也共讀曰恭禦止也帝用不差神則不怒注□□也舜見禹知人□□□□之無復疑也錫瑞案梁本儀禮經傳通解引注消散也舜見禹知人遂專一用之無復疑也五福乃降用章于下八字又見周禮疾醫疏注降下也章明也原本玉篇左部引傳帝用不差則神不怒鄭注差疑也

疏證曰漢書五行志曰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傳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所謂六沴作見若是共御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者也漢志引傳文[illegible]攘災致福之應徵驗

甚明漢時齊學多言災異尚書有五行傳詩有四始五際春秋有公羊傳皆通天人之故塙有所見隋書經籍志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史官自漢至隋皆有五行志原本伏羲至宋人始疑而不信而王安石天變不足畏之說出矣六沴即下云金沴木木沴金水沴火火沴水木金水火沴土土沴止五而傳言六者鄭注云不言沴天天至尊無能沴之者故傳文合言六沴矣路史日共供也共禦之法備見書大傳云王后元祀舜攝之元年也知五行傳不自後世欵向以來說而謬之耳大傳得正錫瑞案帝用不差即步於上帝之帝順是共禦之義於上帝用以警人君者敬奉不差其神則不怒也注以帝爲帝舜以不差爲知人上下文義未免隔閡

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代既侵六極其下注侵陵也庶幾□□行罰殺萬物也□□□□□□□凶也錫瑞案梁本儀禮經傳通解引注侵陵也既已侵陵行罰殺萬物也六極其下謂下皆被其凶也

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注□□厭共也休美也禹於是恭明□□□□孳孳受舜之美令奉行之錫瑞

案洪本儀禮經傳通解引注辟明也厥其也休美也禹於是恭明其德孳孳受舜之美令奉行之袁鈞曰受命之命謂字觀注受舜之美令疑當作帝後注云奉帝命而陳之可證

爰用五事建立王極（注）王極或皆為皇極

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於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 陳壽祺曰注初禹以下至末據通鑑前編引補儀禮通解續無錫瑞案陳本作建用王極今從通考引傳作建立

疏證曰陳喬樅曰洪範五行傳王極鄭注云王或皆為皇孜白虎通號篇曰皇君也美也大也皇之訓為君亦為大故孔光谷永說皇極並以大中為訓此歐陽夏侯三家之本不同也洪範五行傳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注云王君也漢書五行志引洪範傳皇之不極云皇君也極中建立也字異訓同作王極者歐陽氏之本作皇極者夏侯氏之本也錫瑞案三家雖有作王作皇之不同其義皆當訓君不當訓大王之不極皇之不極必訓為君然後可通訓為大之不中則不辭甚矣孔光谷永所云與伏義不合史記宋世家王極字作王而前後皆作皇史公用歐陽尚書蓋皆作王其作皇者淺人改之若不共禦之若亦當訓

順上順之敬之也敬之無稍忽因而共禦此

順之聽之也聽之任其所爲因而不共禦

長事注長猶君也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注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陳壽祺曰此注儀禮通解續鈌貌不能敬事也六字據續漢書五行志及注補下同

厥咎狂注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陳壽祺曰儀禮通解續注鈌君倨二字據續漢志補

厥罰常雨注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常雨也陳壽祺曰儀禮通解續鈌注貌氣失則四字據續漢志補

厥極惡注生氣失故於人則爲惡陳壽祺曰厥極惡注續漢志儀禮通解續並鈌見文獻通考卷八十八郊祀考

時則有服妖注服貌之飾也時則有龜孽注龜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春者也屬木時則有雞禍注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時則有下體生于上之痾注痾病也貌氣失之病也時則有青眚青祥注青木色也眚生於此祥自外來

也維金沴木注沴殄也凡貌言視聽思心陳壽祺曰思心二字儀禮通解續無據續漢志

增注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爲之傷傷則衡勝來乘殄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爲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也及妖孽禍痾眚祥皆其氣類暴作非常爲時怪者也各以物象爲之占也陳壽祺曰自貌之不恭至惟金沴木傳注全節並見續漢書五行志及劉昭注文獻通考郊社考

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注云韋昭曰下體生上若牛之足反出背上下欲伐上之禍也李奇曰內曰眚外曰祥服虔曰沴害也如淳曰沴音拂戾之戾義亦同志又引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旤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寖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有㠯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

足則姦軌竝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
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
故有龜孽於易巽爲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象不爲威儀貌氣毀
故有雞旤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爲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下有
彊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
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
爲木也兌在西方爲秋爲金也離在南方爲夏爲火也坎在北
方爲冬爲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
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
夜相反寒暑殊絶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奧聽傷常寒
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續漢書五行
志引傳文同說云氣之相傷謂之沴注引方儲對策曰君失制
度下不恭承臣恣淫慢管子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
秋雨霖不止淮南子曰金不收則多淫雨洪範傳曰妖者敗胎
也少小之類言其事之尚徵也至孽則牙孽也至乎亂則著矣
南齊志貌傳曰失威儀之則怠慢驕恣謂之狂則不肅矣下不
徵則上撫威天下既不敬又肆其驕恣肆之則不從夫不敬其
君不從其政則陰氣勝故曰厥罰常雨又曰上下不相信大臣
姦究民爲冠盜故曰厥極惡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又曰
危亂端見則天地之異生木者青故曰青眚爲惡祥凡貌傷者

金沴木木沴金衡氣相通隋志鴻範五行傳曰陰氣常積然後生水雨之災說苑敬慎篇曰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白虎通災變篇曰妖者何謂也衣服作犬作小言語非常故尚書大傳曰時則有服妖也孽者何謂也曰介蟲生爲非常尚書大傳曰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龜孽

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艾 陳壽祺曰艾各本多作乂據漢書五行志文獻通考引作艾 注 艾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厥咎僭 注 君臣不治則僭差矣厥罰常陽 陳壽祺曰漢志續漢志引並作陽蓋今文也各本作暘乃改從古文非 注 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常陽也 陳壽祺曰注言曰金三字續漢志鈌據文獻通考卷八十八引增 厥極憂 注 殺氣失故於人爲憂時則有詩妖 注 詩之言志也時則有介蟲之孽 注 蟓螽蜩蟬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屬金 陳壽祺曰注蟲之二字續漢志鈌據文獻通考引增 時則有犬禍 注 犬畜之以口吠守者

也屬言時則有口舌之痾（注）言氣失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金陳壽祺曰維木沴金周禮疾醫太祝疏引木作火當從之作木者誤也又曰自言之不從至維木沴金傳注全節並見續漢書五行志及劉昭注文獻通考郊社考

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云云曰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艾艾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鉗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爲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旤一日旱歲犬多狂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欬者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曰康寧春秋考異郵曰君行非是則言不見從言不見從則下不治下不治則僭差過制度奢侈驕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陽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常陽從之推設其蹟考

之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庶大災南齊志言傳曰言易之道西方曰兌爲口人君過差無度刑罰不一斂從其重或有師旅炕陽之節若動衆勞民是言不從人君既失衆政令不從孤陽持治下畏君之重刑陽氣勝則旱象至故曰厥罰常陽也又曰下既悲苦君上之行又畏嚴刑而不敢正言則必先發於歌謠歌謠口事也口氣逆則惡言或有怪謠焉又曰言氣傷則民多口舌故有口舌之痾金者白故有白眚若有白爲惡祥隋志鴻範五行傳曰君持亢陽之節興師動衆勞人過度以起城邑不顧百姓臣下悲怨然而心不能從故陽氣勝而失度陰氣沈而不附陽氣盛旱災應也

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注悊視瞭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厥咎荼注荼緩也君視不瞭則荼緩矣陳壽祺曰注荼緩也三字惟見玉海天文五據增厥罰常奧陳壽祺曰他書所引多作燠惟續漢志作奧今從之注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常奧也厥極疾注長氣失故於人爲疾時則有草妖注草視之物可見者莫衆於草陳壽祺曰文獻通考引注無草視之三字時則

有倮蟲之孽注蠶螟蟲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時則有羊禍注羊畜之遠視者也屬視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

陳壽祺曰自視之不明至維水沴火傳注全節並見續漢志及劉昭注文獻通考郊祀考

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云云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悊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奧也奧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極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秉之明者也溫奧生蟲故有蠃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爲災也於易剛而包柔爲離離爲火爲目羊上角下蹄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既一日暑歲羊多疫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師古曰奧讀若燠燠煖也蠃螟之類無鱗甲毛羽故謂之蠃蟲

也南齊傳曰犯上者不誅則草犯霜而不死或殺不以時事在殺生失柄故曰草妖也一曰草妖者失衆之象也隋志劉向五行傳曰視不明用近習賢者不進不肖不退百職廢壞庶事不從其過在政教舒緩又引洪範五行傳曰羊禍君不明逆火政之所致也

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注)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厥咎急(注)君臣不謀則急矣厥罰常寒(注)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也厥極貧(注)藏氣失故於人為貧時則有鼓妖(注)鼓聽之應也時則有魚孽(注)魚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水者也時則有豕禍(注)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也屬聽時則有耳痾(注)聽氣失之病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陳壽祺曰維火沴水周禮疾醫太祝疏引火作土當從之

自聽之不聰至維火沴水傳注全節並見

續漢五行志及劉昭注文獻通考郊社考

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云云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雨以龜爲孽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爲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痾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南齊志聽傳曰不聰之象見則妖生於耳以類相動故曰有鼓妖也一曰聲屬鼓妖又曰陰極氣動故有魚孽魚孽者常寒之罰也隋志鴻範五行傳曰魚陰類也下人象又有鱗甲兵之應也又曰急之所致錫瑞案傳云聽之不聰是謂不謀鄭注以爲謀事漢志以爲謀慮皆非傳意王引之曰恭與肅從與乂明與哲容與聖義並相近若以謀爲謀事則與聽字義不相近斯爲不類矣今案謀與敏同敏古讀若每謀古讀若媒並見唐韻正謀敏音相近故字相通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曰敏或爲謀是其證也聰則敏不聰則不敏故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不謀則不敏若以爲不能謀事則謀上須加能字而其義始明伏生解聽作謀以謀爲敏正與經旨相合而董劉馬鄭諸儒以

謀爲謀事胥失之也王說是也

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注容當爲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陳壽祺曰思心之不容此節注續漢志缺見文獻通考厥咎霿注霿冒也君臣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陳壽祺曰霿文獻通考引作雺非今從漢書五行志續漢五行志所引厥罰常風注思心曰土土王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內雨暘寒奥之微皆所以殖萬物之命者也殖氣失故常風厥極凶短折注殖氣失則於人爲凶短折未亂曰凶未冠曰短未昏曰折陳壽祺曰厥極凶短折注儀禮通解續缺見文獻通考郊社考時則有脂夜之妖注夜讀曰液時則有華

孽注當爲夸夸蚡蟲之生於土而游於土者時則有牛禍注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陳壽祺曰注地厚德載物五字惟見禮記月令正義今據補屬思心三字文獻通考引缺他本或作屬王極亦誤惟月令正義作屬思心心字今據正義以上下文定補時則有心腹之痾注思心氣失之病時則有黃眚黃祥維木金水火沴土注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元或疑焉今四行來沴土地乃動臣下之相帥爲叛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爲不寬容亦皆爲陰勝陽臣彊君之異陳壽祺曰自思心之不容至惟木金水火沴土傳並見漢志續漢志鄭注全節惟見文獻通考郊祀考及禮記月令正義續漢志缺鄭注志論謂漢書五行志劉向等五行傳論也

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云云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故其咎霿也雨旱寒奧亦以風爲本四氣皆

亂故其罰常風也常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
曰短少木曰折一曰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
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霜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曰有
脂物而夜爲妖若脂水夜汙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
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溫而風則生螟螣有裸蟲之孽
劉向以爲於易巽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
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
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爲內事爲女孽也於易坤爲土爲牛牛大
心而不能思慮思心氣毀故有牛旤一曰牛多死及爲怪亦是
也及人則多病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痾土色黃故有黃眚黃祥
凡心思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
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曰時則有者非一衡氣所沴明其異大
也其極曰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南齊志思心傳曰心者
土之象也思心不容䘵怯敗踈其過在於瞀亂失紀風於陽則
爲陰於陰則爲大臣之專恣而氣盛故罰常風心五事主猶
土爲五行主也又曰土之氣亂者木金水火亂之隋志鴻範五行
傳曰華者猶榮華容色之象也以色亂國故謂華孽又曰晝而
晦冥若夜者陰侵陽臣將侵君之象也又曰牛事應宮室之象
也錫瑞案鄭注用古文說謂容當爲睿故以志諭君不寬容則
地動爲非實則今文作容於義爲長錢大昕曰容與恭從聰爲

韻康成以爲字之譌破容爲睿晩出古文因之未必鄭是而伏非說文云思容也亦用伏生義也古之言心者貴其能容不貴其能察秦誓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論語云君子尊賢而容衆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荀子曰君子賢而能容衆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孟子以仁爲人心仁者必能容物故視主明聽主聰而思獨主容若睿哲之義已於明聰中該之矣錢說是也鄭讀夜爲液謂華當爲夸皆與志論今文說不同當據志論以中

伏義

王之不極是謂不建　陳壽祺曰王字漢志續漢志並作皇劉昭注注云尚書大傳作王文獻通考玉海引同

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經曰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通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爲政則是王君

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陳壽祺曰王之不極以下至星辰逆行注見續漢五行志劉注惟注人法天至而言之也續漢志鈌見文獻通考厥咎瞀注瞀與思心之咎同耳故子駿傳曰瞀眊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陳壽祺曰瞀漢志續漢志引並作眊劉昭注云尚書大傳作瞀鄭注引劉子駿五行傳以眊釋瞀是也文獻通考郊社考引作霿與思心傳同非續漢志引此注脫子駿二字今從文獻通考厥罰常陰注王極象天天陰養萬物養氣失故常陰也厥極弱注天爲剛德剛氣失故於人爲弱易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之謂弱或云懦不毅也陳壽祺曰續漢志注引此注毅作徵誤時則有射妖注射王度之極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矢則必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射

其象也時則有龍蛇之孽注龍蟲之生於淵行於無形游於天者
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注天行健
馬畜之疾行者也屬王極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注夏侯勝說伐
宜爲代書亦或爲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性情之神曰魂魄君行不
由常侜張無度則魂魄傷也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恆
耆其味厚其毒增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
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體也陳壽祺曰注味厚其三字續漢志無見儀禮通解續
二十六文獻通考郊社考　自時則有龜孽注龜蟲之生至時則
有下人伐上之痾注性情之神曰魂魄儀禮通解續二十六并缺
引今據續漢五行志　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注亂謂薄食鬭
注文獻通考引補
並見逆謂贏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不言沴天至尊無能沴之

者離逢非沴維鮮之功謂此也陳壽祺曰續漢五行志注引此節注君王也至守舍之類也鈌不言沴天至謂此也二十三字見儀禮通解續二十六

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云云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一日上失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應輕疾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上微弱則下奮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陰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爲君爲馬馬任用而彊力君氣毀故有馬禍一日馬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篡弒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日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於貿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尊尊之意也服虔曰眊音老耄師古曰眊不明也悖惑也續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云云曰皇君也極中也眊不明也說云此沴天也不言沴天者至尊之辭也春秋王師敗績以自敗爲文南齊志

傳日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其咎在霿亂失聽故厥咎霿思心之咎亦霿天者正萬物之始王者正萬事之始失中則害天氣類相動也天者轉於下而運於上雲者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動則其象應故厥罰常陰王者失中臣下盛强而蔽君明則雲陰亦衆多而蔽天光也又引傳易日乾爲馬逆天氣故日有馬禍一日馬者兵象也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爲怪隋志鴻範五行傳日逆天氣故馬多死又日龍獸之難害者也天之類君之象天氣害君道傷故龍亦害門者兵革之象也又日龍陽類貴之象也上則在天下則在地不當見庶人邑里家室井中罙深之象也諸侯且有幽執之禍皇不建之咎也又日射者兵戎禍亂之象氣逆天則禍亂將起案鄭注云夏侯勝說伐宜爲代攷漢書夏侯勝傳對言在洪範傳日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本傳言勝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而引洪範作伐不作代漢志續漢志亦皆作伐鄭義不知何據

維五位復建辟厥沴（注）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沴違其位復立之者當明其吉凶變異則知此爲貌邪言輒改過以共禦之至司之日月又必齋肅祭祀以撫其神則凶咎除矣不言六位天不違其位

也陳壽祺曰注君失五事至不違其位也見儀禮通解續　又曰貌邪言下有脫文當以言視聽思心之失與貌邪並列也文獻通考引此注亦畧今無從補

疏證曰續漢五行志注引蔡邕對問曰臣聞陽微則日蝕陰盛則地震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簡宗廟水不潤下川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共御其救之也正用傳義

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注〕司主也此月數夏數也夏數得天之正元或疑焉此用五事之次則四月五月主視六月七月主言非也口五行王相之次則八月九月主聽十月十一月主思心亦非也子駿傳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思心是司八

月九月維言是司十月十一月維聽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於四時之氣似近其類也

疏證曰漢書外戚傳曰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與廢氣於後宮此漢人引傳之義也鄭君疑傳以四月五月主視六七月主言與五事之次不合案五事視本屬火言本屬金鄭注大傳云貌曰木言曰金視曰火聽曰水思心曰土四五月爲夏令屬火六七月爲秋令屬金傳以四月五月主視六月七月主言與五事之義正合與五事之次不必相合然則八月九月主聽十月十一月主思心與五事之次相合不必與五行王相之次相合矣劉歆五行傳漢書五行志引其說班氏皆以爲非然則其說雖近理恐非伏生之旨俞正燮五行傳用亥正論曰鄭注以夏正推之因疑於王相不合按此不關王相且非夏正伏生自以其時亥正言之秦及漢初用顓頊法以亥爲正劉向承伏生所記之數以子丑月主貌寅卯視辰巳言午未聽申酉思戌亥王極劉歆則以辰巳思心午未言申酉聽蓋古今說不同然皆以伏生語爲亥正鄭用夏正則伏生語起卯辰宜不合矣

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公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注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禺中至日昳爲日之中下側至黃昏爲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

疏證曰漢書孔光傳光引書傳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日三朝其應立至重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用此傳義

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注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

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陳壽祺曰注歲之中也四字則孤卿受之五字日月夕則四字儀禮通解續文獻通考引並脫惟續漢五行志注具今據補星辰莫同注莫夜也星辰之變夜見亦與晝同初昏爲朝夜半爲中將晨爲夕或曰將晨爲朝初昏爲夕也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注離憂也逢見也是謂憂見之象非沴也言五行非能沴天者也鮮殺也功成也維凶咎之殺已成故天垂變異以示人也

疏證曰鄭君注義迂曲疑非傳旨二辰謂日月星辰別於日月言之星辰莫同謂星辰之變莫同於日月離當爲月離於畢之離禮月令宿離不貸注讀如儷偶之儷晉語非天不離數注歷也離逢即歷見之義謂星辰所以莫同於日月者以其變異或是歷見非六沴之作見也唐傳曰鮮訊也訊者始入之兒維鮮之功亦當爲鮮訊之義梁開宗曰維五位復建辟厭沴先總言共禦而包下文禦之之事禦之之祭在內也禦之之事必察乎貌言視聽思與王極禦之之祭必各依乎其月故二月三月一

節將六事配乎十二月以先爲下文之張本至於凡六沴之作三節又細別受沴之人不同然人雖不同而皆王爲之共禦者以皆王之家人臣民故也是雖逢非沴維辟之功二語只是緊起下文言君之可憂方見天不即沴之維凶殺之事已成天乃垂此變異之象注謂五行非能沴天者恐亦失此節之旨矣所謂凶殺之事已成者即指下文喬忿訖衆忽似怵攸有尤王極之失而言也故緊接以禦貌於喬忿等句此七節正言禦之之事而必言禦之之祭者以天已垂沴象故當祭以回天之怒耳又云此先分言共禦之大概下文六沴之禮一節又總言祭禮而詳其時日及其器物與地下文又詳及其辭而共禦恭敬之義亦已詳盡矣則皆所以申言休命也案梁說明顯亦可從引注五行作王行誤

禦貌於喬忿注止貌之失者在於喬忿也禦忿者是不恭之刑也喬忿謂若傲很明德忿戾無期之類也 陳壽祺曰注謂若上惟儀禮通解續重喬忿二字

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從順也三祭之其神乃順不怒也

禦言於訖衆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訖止也止言之失者

在於去止衆止衆者是不從之刑也止衆謂若周威厲王弭謗以障民口之類也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止視之失者在於去忽似忽似者是不明之刑也忽似謂若亂於是非象龔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也陳壽祺曰注謂若上惟儀禮通解續重忽似二字禦聽於怵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怵讀爲獸不狘之狘攸讀爲風雨所漂飄之飄止聽之失者在於去怵攸怵攸者是不聰之刑也怵攸謂若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誨爾諄諄聽我藐藐之類禦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尤過也止思心之失者在於去欲有所過欲有所過者是不容之刑也欲有所過謂若昭公不知禮而習小儀不修政而欲誅季氏之類也陳壽祺曰注者是不容上儀禮

通解續脫有所過三字今增謂若昭
公上惟通解續多欲有所過四字

疏證曰鄭注大傳思心之不容謂容當爲睿此注仍作不容不云不睿者以今文解今文是鄭亦不堅持古文義也周厲王作周威厲王鄭君當有所據今不可攷引詩漂飄訛訛毗毗與毛詩字不同蓋三家異文傳云以其月者卽二月三月雖貌是司之類禦卽若是共禦之禦也

禦王極于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宗尊也止王極之失者在於尊用始祖之法度不言其惡者人性備於五德得失在斯王不極則五事皆失非一惡也大者易姓小者滅身其能宗始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教命也故掌祖廟之藏者謂之天府也

疏證曰注解禦王極于宗始與貌言視聽思心不一律貌言視聽思心皆言其惡此獨不言其惡反以尊用始祖法度爲言鄭

君强爲之說恐非傳旨也宗始不知當作何解未敢憑臆立訓

六沴之禮散齊七日致齊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于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于北方注禮志致齊三日周禮凡祭祀前期十日宗伯帥執事卜日是爲齊一旬乃祀也今此致齊即祀者欲得容三祀也蓋八日爲致齊期九日覲而初祀亦一旬有一日事乃畢也新器赤黍改過之宜也中庭明堂之庭也或曰朝廷之廷也此祀五精之神其牲器黍盛有常禮記其異者也不祀天非正月亦以此禮祀此神也陳壽祺曰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四引傳致齊下衍三日二字非儀禮通解續文獻通考引並無玩注則傳不當有此二字一本御覽從東方始下衍自南至西四字亦非通解續通考並無 御覽引注自禮志至事乃畢也止

疏證曰古志記通用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鄭司農曰志謂記也是也鄭注大傳所引禮志即今之禮記如引禮志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一條周公居攝踐阼而治一條君子生則敬養一條天子不合圍一條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條及此所引致齊三日皆在今之小戴記中鄭云容三祀者即傳所云參乃從鄭注以為三祭之其神乃順依鄭義致齊之次日即祭三日而修三祭合散齊七日致齊一日為旬有一日也中庭當如鄭前說為明堂之庭明堂正祀五精之神處若朝廷之廷非祭祀之地古未有於朝廷祀神者且庭與廷別庭有屋廷無屋傳云中庭不云中廷也

其祀禮曰格祀(注)篇名也今亡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注)篇中大祝贊主人辭也某天子名也方祀祀四方也播讀曰藩藩國諸侯相助也言諸侯率其常事來即助行祭之禮也其祝也陳壽祺曰祝字他書所引作祀今據御覽五百二十四引改(注)大祝告神以君悔過之辭也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貞也曰若爾神靈洪

祀六沴是合注神靈謂木精靈威仰火精赤熛怒土精含樞紐金精白招矩水精叶光紀及木帝大皞火帝炎帝土帝黄帝金帝少皞水帝顓頊木官句芒火官祝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元冥皆是也古者生能其事死在祀典配其神而食合猶爲也六沴是神靈所爲也

疏證曰鄭以格祀爲篇名當有所據今無可攷鄭以某爲天子名者禮記曲禮曰踐阼臨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中候運衡曰帝堯刻璧率羣臣東沈于洛書曰天子臣放勳此天子祭祀稱名之證也鄭云方祀祀四方也者曲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鄭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以鄭義推之則五精帝五人帝亦各於其方祀之矣播讀曰藩者播與藩皆從番聲播本義爲播種之播說文播穜也叚借爲譒敷之譒盤庚王播告之說文引作王譒告之叚借

又爲潘禹貢荧播既都播郎說文所云潘一曰水名在河南荧陽是也然則播之叚借爲藩亦猶叚借爲譒爲潘矣鄭云神靈謂木精靈威仰云云者出古緯書周官大宗伯注云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也小宗伯五帝注云蒼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五帝食焉五行大義論五帝引河圖云東方青帝靈威仰木帝也南方赤帝赤熛怒火帝也中央黃帝含樞紐土帝也西方白帝白招拒金帝也北方黑帝叶光紀水帝也禮記疏引春秋緯文耀鉤云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史記索隱引尚書帝命驗云五府者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廟夏曰世室殷謂重屋周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正義引帝命驗注五府作天府世室作正室重屋作重室以考工記證之世室重屋爲是其文祖爲赤熛怒之府火精光明文章之祖周曰明堂神斗周曰大室顯紀周曰總章元矩周曰元堂靈府周曰青陽然明堂之名擬於神農大室之文見於虞傳亦自古有之矣俞正燮曰六天之名就所臨六府言之不敢斥言帝非斥帝之名也後漢書明帝紀注引五經通義與小宗伯注同惟白招拒作白招矩劉攽云拒音矩不便作矩矩亦不必是誤拒矩皆是白墨子貴義篇云今瞽曰鉅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者無以難之則字亦可作鉅河圖府三字帝命

驗府皆二字蓋各述所聞皆就帝所臨言之如言乘輿止敢言其輿如言陛下止敢言其陛言天皇大帝止敢言耀魄寶古人之愼也宋史禮志云景德二年王欽若言靈威仰等皆五帝之號漢書注五帝自有名即靈府文祖之類是也其時在朝之言如此在下之儒妄意此必鄭君之言謂鄭依春秋緯爲六天造名字其實鄭言六天有府不言六天名字王肅家語注云讖緯皆爲之名氏妖怪妄言是肅自爲名氏一說又自駁之鄭所不曉也案俞說是也自王肅攻鄭妄謂止有五人帝五人神無五天帝誣謀高密者率以六天藉口不知五帝與上帝別則戴禮經何得謂五帝止有人帝無天帝乎此祀五精之神而兼及五人帝五人官者蓋祀木精則以木帝木官配之其餘準此明堂五室本祀五帝之所此非常祀故不於室而於中庭蓋亦各就其方祀之如木氣爲沴則祀木精靈威仰於東方配以木帝太皞木官句芒餘亦準此如六沴並作則五方並祀沴止一氣則止祀一方祀一方亦可稱方祀也

無差無傾無有不正（注）言神靈正直無口類所謂口皆是也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于六沴（注）若民廣謂天下有過者也事六事

也會合也批推言天下有過神靈亦合內推於六沴天子以天下爲任者也六事之機以縣示我陳壽祺日玉海引縣作垂非觀注宜作縣注六事貌言視聽思心王極也機天文也天文運轉以縣見六事之變異示我我謂天子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注我與民人無敢不敬畏六事上下君祀之所縣示變異者言皆悔過也上君祀靈威仰下君祀太皞之屬也注以上自傳首維王后元祀至上下王祀止傳注並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六下因事之祭惟五事鄭注不全又文獻通考卷八十八郊社考祈禳引同但傳注間有詳畧玉海天文五引自傳首至上下王祀惟不引六沴之禮至卒於北方又續漢書五行志一引貌之不恭至星辰逆行傳注惟思心之不容至木金水火沴土一節注又引凡六沴之作至其次受之傳注又又太平御覽八百七十四咎徵部引傳爰用五事至星辰逆行又五百二十四禮儀部三引六沴之禮至上下王祀傳注卷十七時序部二引凡六沴之作至庶民受之又通鑑前編帝舜三十三載引傳首二句禹乃共辟至建用王極傳注今并

合諸書參考　又周禮疾醫太祝注羊人序官疏文選演連珠注石闕銘注尚書洪範正義禮記月令正義白虎通災變篇後漢書申屠剛傳注穀梁傳桓十四年注並節引

疏證曰以上皆大祝告神之辭也鄭以機爲天文者唐傳曰旋機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然則六事之機見於天文運轉亦猶七政之機見於天文運轉矣

田獵不宿注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周禮四時習兵因以田獵禮志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暴天物爲不宿禽角南有天庫將軍騎官飲食不享注享獻也禮志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獻禮之大畧也出入不節注角爲天門房有三道出入之象也奪民農時注房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農

所計耦耕事是時房心晨中春秋傳曰辰爲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及有姦謀注亢爲朝廷房心爲明堂謀事出政之象則木不曲直注君行此五者爲逆天東宫之政東宫於地爲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槁是爲木不曲直木金水火土謂之五材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逆則神怒神怒則材失性不爲民用其他變異皆屬沴沴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既見適於天矣以上傳自田獵不宿至木不曲直見續漢書五行志一注見劉注

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云云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宫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興繇役以奪民時作爲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

多傷敗及木爲變怪是爲木不曲直注服虔曰不宿不得其時也或曰不豫戒曰不宿不戒以其時也李奇曰姦謀增賦嚴歛之事也臣瓚曰姦謂邪謀也師古曰姦謀卽下所謂作爲姦詐以奪農時李說是也不孚不行享獻之禮也續漢五行志引傳謂木失其性而爲災也南齊志木傳曰東方易經地上之木爲觀故木於人威儀容貌也木者春生氣之始農之本也無奪農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無貪欲之謀則木氣從如人君失威儀逆木行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禮制出入無度發徭役以奪民時作爲姦詐以奪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以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故曰木不曲直隋志五行傳曰木者東方威儀容貌也古者聖王垂則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登車則有和鸞之節田狩則有三驅之制飲食則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無事不出境此容貌動作之得節所以順木氣也如人君違時令失威儀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縱欲恣睢出入無度多徭役以奪人材則木不曲直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曰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挺羣禁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樹木華而諸草生恩及鱗蟲則魚大爲鱣鯨不見羣龍下如人君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好婬樂飲酒沈湎縱恣不顧政治事

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端以奪民財民病疥搔溫蠲足胻痛咎及於木則茂木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毒水淹潯漉敗如漁咎及魚蟲則魚不爲羣龍深藏鮫出見據叢露與傳義多合則董子亦用伏傳矣鄭注多以天文爲說者史記天官書曰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索隱曰春秋說題辭云房心爲明堂天王布政之宮尚書運期授曰所謂房四表之道宋均云四星間有三道日月五星所從出入也書又曰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索隱曰元命包云左角理物以起右角將帥而動又石氏云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天門也書又曰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索隱曰元命包云亢四星爲廟廷文耀鉤爲疏廟宋均以爲疏外也廟或爲朝也正義曰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皆與鄭義相合

棄法律逐功臣注東井主法令也功臣制法律者也或曰咮主尚食七星主衣裳張爲食廚翼主天倡經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翼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女明予欲聞六律

五聲八音在治曶以出納五言女聽是則食與服樂臣之所用爲大功也七星北有酒旗南有天廚翼南有器府殺太子注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繼東井四時以秋代夏殺太子之象也春秋傳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也以妾爲妻注軒轅爲后妃屬南宮其大星女主之位女御在前妾爲妻之象也則火不炎上注君行此四者爲逆天南宮之政南宮於地爲火火性炎然上行人所用爲亨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爲害是爲火不炎上其他變異皆屬沴也　以上自棄法律至火不炎上傳並見續漢書五行志二注見劉注　陳壽祺曰續志引火不炎上傳在金不從革之後今依大傳五事之次移前又此節傳亦見開元占經水火占篇

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云云曰火南方揚光煇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云知人則悊能官人故堯舜舉

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壄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率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積漢志引傳謂火失其性而爲災也南齊志火傳曰火南方揚光輝出炎爚爲明者也人君向明而治蓋取其象以知人爲分讒佞既遠羣賢在位則爲明而火氣從矣人君疑惑棄法律不誅讒邪則讒口行內間骨肉外疏忠臣至殺世子逐功臣以妾爲妻則火失其性上災宗廟下災府榭內熯本朝外熯觀闕雖興師衆不能救也隋志五行傳曰火者南方陽光爲明也人君向南蓋取象也昔者聖帝明王負扆攝袂南面而聽斷天下攬海內之雄俊積之於朝以續聰明推邪佞之僞臣投之於野以通壅塞以順火氣不明之君惑於讒口白黑雜糅代相是非衆邪並進人君疑惑棄法律間骨肉殺太子逐功臣以孽代宗則火失其性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曰火者夏成長本朝也舉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賑困乏正封疆使四方恩及於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恩及羽蟲則飛鳥大爲黃鵠出見鳳皇翔如人君惑於讒邪內離骨肉外疏忠臣至殺世子誅殺不辜逐忠臣以妾爲妻棄法令婦妾爲政賜予不當則民病血壅腫目不

明咎及於火則大旱必有火災摘巢探鷇咎及羽蟲則蜚鳥不爲冬應不來梟鴟羣鳴鳳皇高翔鄭注以天文言之者史記天官書曰南宮朱鳥權衡正義曰柳八星爲朱鳥咮天之廚宰主尚食和滋味書又曰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索隱曰援神契曰軒轅十二星后宮所居石氏星讚以軒轅龍體主后妃也正義曰軒轅十二星在七星北黃龍之神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也其大星女主也次北星夫人也次北一星妃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屬女主南一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后宗也占欲其小黃而明吉大明則爲後宮爭競移徙則國人流迸東西角大張而振散水火金守軒轅女主惡也索隱曰宋均云責在后黨嬉讒賊興占此祥天子亦當誅之書又曰柳爲鳥注主木草張素爲廚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客正義曰柳爲朱鳥咮天之廚宰張六星六爲嗉主天廚飲食賞賚觴客翼二十二星爲天樂府皆與鄭義合鄭引粲作績不作作會在治曶不作七始訓皆用古文與伏生今文不同非傳義也所引春秋傳見公羊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舍傳文

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以上傳自治宮室至稼穡

不成見續漢書五行志四

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云云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屬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廼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為稼穡不成續漢志引此傳謂土失其性而為災也隋志五行傳曰土者中央為內事宮室臺榭夫婦親屬也古者自天子至於士宮室寢居大小有差高卑有等骨肉有恩故明王賢君修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親之恩敬父兄之禮則中氣和人君肆心縱意大為宮室高為臺榭雕文刻鏤以疲人力淫佚無別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則中氣亂稼穡不以成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曰土者夏中成孰百種君之官循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親之恩恩及土則五穀成而嘉禾興恩及倮蟲則百姓親附城郭充實賢聖皆遷仙人降如人君好婬佚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為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宛黃舌爛痛咎及於土則五穀不成暴虐妄誅咎及倮蟲倮蟲不為百姓叛去賢聖放亡

好攻戰(注)參伐爲武府攻戰之象輕百姓(注)輕之者不重民命春秋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飾城郭(注)昴畢間爲天街甘氏經曰天街保塞孔途道衞保塞城郭之象也月令曰四鄙入保注末七字見御覽咎徵部一侵邊境(注)畢主邊兵則金不從革(注)君行此四者爲逆天西宮之政西宮於地爲金金性從形而革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冶之不銷或入火飛亡或鑄之裂形是爲不從革其他變異皆屬沴也以上傳自□好攻戰至金不從革見續漢書五行志四注自參伐爲武府至皆屬沴也見續志四劉昭注

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云云說曰金西方萬物旣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民忘其死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及

爲變徑是爲金不從革續漢志引此傳謂金失其性而爲災也
南齊志金傳曰金者西方萬物旣成殺氣之始也其於五事兵
戎戰伐之道也王者興師動衆建立旗鼓仗麾把鉞以誅殘賊
正止暴亂殺伐應義則金氣從工冶鑄化革成器也人君樂侵
陵好攻戰貪城邑輕百姓之命人民不安內外騷動則金失其
性蓋冶鑄不化氷滯涸堅故曰金不從革隋志五行傳曰金者
西方萬物旣成殺氣之始也古之王者興師動衆建立旗鼓以
誅殘賊禁暴虐安天下殺伐必應義以順金氣如人君樂侵陵
好攻戰貪城邑之賂以輕百姓之命人皆不安外內騷動則金
不從革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曰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
鼓杖把旄鉞以誅殘賊禁暴虐安天下故動衆興師必應義理
出則祠兵入則振旅以閑習之因於蒐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修城郭繕墻垣審羣禁飭兵甲警百官誅不法恩及於金石則
凉風出恩及於毛蟲則走獸大爲麒麟至如人君好戰侵陵諸
侯貪城邑之賂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喉咳嗽筋攣鼻鼽塞咎及
於金則鑄化凝滯凍堅不成四面張罔焚林而獵咎及毛蟲則
走獸不爲白虎妄搏麒麟遠去鄭注以天文言之者史記天官
書曰昴曰旄頭胡星也爲白衣會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又
曰昴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索隱曰元命包云畢爲天
階爾雅云大梁昴孫炎云畢昴之間日月五星出入要道若津

梁正義曰天街三星在畢昴間主國界也街南爲華夏之國街北爲夷狄之國土金守胡兵入也孟康曰陰西南坤維河山已北國陽河山已南國書又曰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正義曰罰一作伐春秋運斗樞曰參伐事主斬艾也與鄭義合注引春秋傳見公羊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傳文

簡宗廟不禱祠注虛危爲宗廟廢祭祀注牽牛主祭祀之牲逆天時注日在星紀周以爲正日在元枵殷以爲正皆不得四時之正逆天時之象也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譏連卜三正以至失時是其類也則水不潤下注君行此四者爲逆天北宮之政也北宮於地爲水水性浸潤下流人所用灌溉者也源流竭絕川澤以涸是爲不潤下其他變異皆屬沴也以上傳自簡宗廟至水不潤下見續漢書五行志三注自虛危爲宗廟至皆屬沴也並見續志三劉昭注又傳出獄不宿以下至末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四咎徵部一無鄭注

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云云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愼其齋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致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續漢志引此傳謂水失其性而爲災也南齊志水傳曰水北方冬藏萬物氣至陰也宗廟祭祀之象死者精神放越不反聖人爲之宗廟以收其魂氣春秋祭祀而孝子得盡禮焉敬之至則神歆之此則至陰之氣從則水氣從溝瀆隨而流去不爲民害矣人君不禱祠簡宗廟廢祭祀逆天時則霧水暴出川水逆溢壞邑軼鄉沈溺民人故曰水不潤下隋志五行傳曰水者北方之藏氣至陰也宗廟者祭祀之象也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蠶以供祭服敬之至也發號施令十二月咸得其氣則水氣順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曰水者冬藏至陰也宗廟祭祀之始敬四時之祭禘祫昭穆之序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恩及於水則醴泉出恩及介蟲則黿鼉大爲靈龜出如人君簡宗廟

不禱祠廢祭祀執法不順逆天時則民病流歷水脹痿痺孔竅不通咎及于水霧氣冥冥必有大水水爲民害咎及介蟲則龜深藏黿鼉响鄭注以天文言之者史記天官書曰北宮元武虛危正義曰南斗六星牽牛六星並北宮元武之宿虛二星危三星爲元枵虛危爲邑居廟堂祭祀禱祝之事危爲宗廟祀事書又曰牽牛爲犧牲與鄭義合鄭以日在星紀日在元枵皆不得四時之正者月令仲冬之月日在斗注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注季冬者日月會於元枵而斗建丑之辰也周正建子殷正建丑不如夏數得天故以爲不得四時之正然古者三正相承各以三微之月大傳畧說備舉其義鄭君以爲逆天之象非伏生之旨也鄭又引春秋定十五年郊譏連卜三正案公羊傳夏五月辛亥郊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何氏解詁曰据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又養牲不過三月遲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不得其事雖吉猶不當爲也據何氏義是定十五年郊之所以可譏謂其已卜春三正不吉則當止不當更卜五月非謂三正不可並用也鄭引以證殷正周正皆逆天時亦非其義

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太皞神句芒司之

疏證曰淮南時則訓曰五位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强注云朝鮮樂浪縣貫通也大人國在其東榑木榑桑句芒木神司主也淮南義與此傳畧同或即本之此傳月令孟春之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注云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太皞宓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爲木官正義曰元氣廣大謂之皞天以伏戲德能同天故稱皞以東方生養元氣盛大西方收斂元氣便小故東方之帝謂之太皞西方之帝謂之少皞句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時句出而有芒角故云句芒以此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此太皞句芒錫瑞案太皞乃古者五行天帝之號以伏戲木王德合蒼精故即以太皞之名加之死即以配太皞句芒亦然如句龍配社柱棄配稷之比傳與月令所云帝神皆謂天帝天神非伏戲與重也若謂伏戲與重即太皞句芒則此二人之前豈無分司四時之帝神乎斯不然矣周官大宗伯以青圭禮東方鄭注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皞句芒食焉是太皞句芒當配食於蒼精之帝而不宜即以帝爲伏戲也左昭二十九年傳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杜注謂祀食於

五官之神正義曰王者祭木火土金水之神而以此人之神配之食非專祭此人也又引晉語虢公夢蓐收之狀白毛虎狀必非該之猊自是金神之形由此言之知句芒祝融元冥后土之徒皆是木火水土之神名非所配人之神名其義至塙鄭志云春日其帝太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太皞食焉句芒祭之于庭皆祀月令注疏爲塙然則太皞句芒是天帝天神炎帝祝融以下放此漢書魏相傳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云東方之神太皞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皞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司下土此古義以太皞等爲天帝之證也

自冬至數四十六日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青稅八乘旂旐尙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樂也

疏證曰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青稅八乘旂旐尙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所引迎禮蓋逸

禮篇名與此傳文大同傳或亦據逸禮爲說也御覽引禮含文嘉曰五祀南郊北郊西郊東郊中兆正謀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西郊九里南郊七里北郊六里中郊西南去城五里兆者作封畔兆域也謀者方欲迎氣齋戒自端正謀慮其事也又引月令章句曰迎春者禮太皡句芒之神也於東郊就其位也邑外爲郊去邑八里內因木數也樂奏太簇歌青陽冕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導牧時和也祭祀志曰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案月令孟春之月其數八注云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然則傳云八里八尺八等八乘皆取木之成數矣蔡邕月令章句曰東方有木三土五故數八與鄭義少異號書劉芳傳引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元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青祝者祝即駕也田車即木路號亦祝也禮運曰作其祀號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者周禮疏

引孝經鉤命決曰東夷之樂曰韎持矛助時生白虎通禮樂篇引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明堂位疏引白虎通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白虎通又云一說東方持矛楊子雲云木爲矛淮南時則訓孟春之月其兵矛注云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地生衆樂傳注徐邈云矛在東倡之以角者月令孟春之月其音角注云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漢書律厤志曰協之五行則角爲木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風俗通引鐘律書同白虎通禮樂篇曰角者躍也陽氣動躍皆與鄭義合

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禱用牡索祀於艮隅貌必恭厥休時雨朔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室達障塞待優游其禁毋伐林木

疏證曰傳云青陽左个者月令章句曰青木色陽木德故明堂之東面曰青陽左者東面以北爲左也今寅上之室正月位也禱用牡者月令孟春之月犧牲毋用牝注云爲傷妊生之類淮南時則訓孟春之月犧牲用牡注云尚蠲潔也然則禱用牡兼恐傷生及尚蠲潔兩義矣索祀於艮隅者索祀謂正祀外更祀他神周禮云國索鬼神而祭祀是也艮東北之卦易通卦驗曰

艮東北也主立春雞鳴黄氣出直艮此正氣也月令天子居青陽左个注云大寢東堂北偏正義曰北偏近北也時則訓朔於青陽左个注云明堂中方外圜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猶隔也左个之房東向堂北頭室也是艮隅即青陽左个也貌屬木春盛德在木故貌必恭而時雨應之朔令謂每月視朔所頒之政令通第室據時則訓室當作室待優游依時則訓待當作行蓋形近而誤禁毋伐林木者月令禁止伐木注云盛德所在時則訓禁伐木注云春木王當長養故禁之尚書考靈曜曰氣在於春其紀歲星是謂大門禁民毋得斬伐有實之木是謂伐生絶氣

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牲先脾設主於戶索祀於震正朔令曰乘怒惡解役罪免優患休罰刑閉關梁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

疏證曰傳云青陽正室者月令章句曰卯上之室牲先脾設主於戶者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祭先脾注云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藏直脾脾爲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奥祀戶之禮南面設主

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畧如祭宗廟之儀正義曰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之下皆中霤禮文蔡邕獨斷曰戶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生養祀之於戶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門內之西亦櫱括逸禮文呂氏春秋孟春紀祭先脾注云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說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淮南時則訓孟春之月祭先脾注云脾屬土陳設鼎俎脾在前也春木勝土食所勝白虎通五祀篇曰春祀戶祭所以特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木王煞土故以所勝祭之也三說皆從食所勝爲義呂覽注後一說乃古尚書說不可從傳桒祀戶於仲春與諸書不同者似以仲春爲春之正月其禮專行於仲春也索祀於震正者易通卦驗曰震東方也主春分日出青氣出直震此正氣也時則訓朝於青陽太廟注云太廟東向堂中央室是震正即青陽正室也棄怨惡依時則訓怨當作怨優與憂通禁田獵不宿云云者皆木不曲直之戒仲春爲木王之正月故尤禁之

季春之月御青陽右个薦用鮪索祀於巽隅朔令曰宣庫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九門磔禳出疫於郊以禳春氣

疏謂日青陽右个者月令章句日辰上之室薦用鮪者月令季春之月薦鮪於寢廟注云進時美物正義日按爾雅釋魚云鮥鮛郭景純云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鮥子一本云王鮪似鱣口在頷下音義云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鮛鮪似鱣長鼻體無鱗甲時則訓季春之月薦鮪於寢廟注云鮪魚似鯉而大進此魚於寢廟是也索祀於巽隅者巽東南也月令注云青陽右个東堂南偏時則訓注云東向堂南頭室日右个是也宣庫財即月令發倉廩開府庫之義撫四方即月令周天下之義行柔惠即月令布德行惠之義九門磔攘出疫於郊以禳春氣者月令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注云此難難陰氣也陰寒氣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禳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日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時則訓注云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春者陰氣之終故磔攘以終畢厲氣也傳文與鄭所引王居明堂禮同九門者月令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注云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皐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時則訓注同月令章句日九門天子之門旁三門東方盛德所在獵者不得出嫌餘三方得行故日無出九門案蔡說可以解毋出九門不得可以解九門磔攘當從鄭義爲正

南方之極自北戶南至炎風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赤稅七乘旂旐尚赤田車載弓號曰助天養倡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

疏證曰淮南時則訓曰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饑渴舉力農振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注云北戶孫國名也日在其北皆為北向戶故日北戶孫續漢志注引皇覽曰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赤稅七乘旗旐尚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與傳義同炎帝祝融亦嘗為天帝天神月令鄭注云炎帝大庭氏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火官非也月令章句曰迎夏者禮炎帝祝融神也于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樂奏中呂歌朱明續漢祭祀志曰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月令孟

夏之月其數七注云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則傳云七里七尺七等七乘皆取義於火之成數矣月令章句日南方有火二土五故數七劉芳傳引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元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田車載弓號曰助天養者淮南時則訓孟夏之月其兵戟注云戟有枝幹象陽布散也戟或作弩作弩與傳載弓義合作戟則與皇覽引逸禮載戟相合周禮疏引鉤命決南夷之樂日任持弓助時養白虎通引樂元語云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則又作羽皆由所傳不同故不能盡合也御覽引逸禮載羲之義作弓與此傳合倡之以徵者月令孟夏之月其音徵注云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漢書律厤志曰徵爲火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鍾律書同白虎通禮樂篇曰徵者止也陽氣止案陽生於子止於午故徵取止爲義而屬夏也樂記樂緯叶圖徵白虎通皆以鼓屬震音則鼓鼗當屬春鉤命決樂元語皆云南夷之樂持羽舞則羽當屬夏傳與逸禮皆以羽屬春鼓鼗屬夏或傳寫之誤當互易其文與

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嘗麥用彘索祀於巽隅祀必明厥休時熯

朔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舉力農其禁毋竊防

疏證曰傳云明堂左个者月令章句曰明者陽也光也鄉陽受光故曰明三面關前曰堂四周有戶曰室左个明堂之東巳上之堂嘗麥用彘者月令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注云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索祀仍於巽隅者易通卦驗曰巽東南也主立夏食時青氣出直巽此正氣也月令注云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時則訓注云東頭室故曰左个東堂之南曰巽隅南堂之東亦曰巽隅矣祀屬火夏盛德在火故祀必明而時燠應之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舉力農禁毋竊防即月令贊桀俊遂賢良行爵出祿命農勉作毋有壞墮之義

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牲先肺設主於竈索祀於離正朔令曰振貧窮惠孤寡慮休疾出大祿行大賞其禁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乃令民雩

疏證曰明堂正室者月令章句曰午上之室牲先肺設主於竈者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注云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

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為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案鄭君亦據逸禮文傳繫竈於仲夏似亦以此禮專行於仲夏矣時則訓注云祝融吳回為高辛氏火正死為火神託祀於竈是月火王故祀竈鄭讀禮器燔柴於奧之奧為爨故駁異義謂祝融祭於四郊而祭火神於竈於禮乖錫瑞謂此禮當分別言之天子五祀禮大當祀祝融若士庶人五祀不當屈上公之神於竈陘即祀竈神可也此傳及月令時則訓皆言天子之禮當從時則訓注之義不當從月令鄭注之義其戶中霤門井之神亦當為句芒后土蓐收元冥矣月令章句曰祭先肺火神祀於竈肺金藏以金養火食其所勝也獨斷曰竈夏為太陽其氣長養祀之於竈祀竈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於門奧面東設主於竈陘也索祀於離正者易通卦驗曰離南方也主夏至日出赤氣出直離此正氣也禁棄法律云云者皆火不炎上之戒仲夏火王之正月故尤禁之乃令民雩者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注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常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益修雩禮以求雨因

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案此傳與月令義合蓋今文家說如是鄭君執古春秋左氏傳以駁月令似未攷古今文之異也

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牲先心設主於中霤索祀於坤隅思必睿

陳壽祺曰睿當爲容

厥休時風朔令曰起毀宗立無後封廢國立賢輔卹喪疾

疏證曰明堂右个者月令章句曰未上之室牲先心設主於中霤者月令其祀中霤祭先心注云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致此心爲尊也祀中霤之禮索祀於坤隅者坤位在西南月令注云明堂右个南堂西偏心居中屬土季夏中央土盛德在土故思心必容而時風應之令起毀宗立無後封廢國者史記三王世家索隱案明堂月令季夏月可以封諸侯立大官白虎通曰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故封諸侯盛養賢也錫瑞案月令孟秋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故封諸侯必在季夏

中央之極自昆侖中至大室之野帝黃帝神后土司之土王之日禱用牲迎中氣於中室樂用黃鍾之宮爲民祈福命世婦治服章令民口虐陳壽祺曰虐字有誤盧氏本缺此字其禁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

疏證曰淮南時則訓曰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兩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無不囊懷溥汜無私正靜以和行稃鬻養老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與傳義合黃帝后土亦當爲天帝天神月令鄭注云黃帝軒轅氏后土亦顓頊子曰黎兼爲土官非也僞傳云禱用牲牲當作牡對孟春禱用牡而言離爲牝牛故用牝也樂用黃鍾之宮者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注云黃鍾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六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黃鍾之宮應爲民祈福命世婦治服章者月令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之

蚕以爲民祈福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黄蒼赤其不質良無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禁治宮室云云者皆稼穡不成之戒中央土王之月故禁之

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蓐收司之自夏日至數四十六日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税九乘旌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倡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

疏證曰淮南時則訓曰西方之極自崑崙絶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昊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辠備盜賊禁姦邪飭羣牧謹著聚修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雝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皇覽引逸禮曰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税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與傳文同少皞蓐收亦當爲天帝天神鄭注月令云少皞金天

氏蓐收少皥氏之子曰該爲金官非也月令章句曰迎秋者禮少皥蓐收之神於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樂奏夷則歌白藏績漢祭祀志曰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月令孟秋之月其數九注云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然則九里九尺九等九乘皆取義於金之成數矣月令章句曰西方有金四土五故數九劉芳傳引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皥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元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者周禮疏引鈎命決云西夷之樂曰侏離持鉞助時殺白虎通引樂元語云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煞通典引通義則云西方持鉞穀梁傳注徐邈云鉞在西楊子雲云金爲鉞皆與舞以干戚合也御覽引載兵之兵作戟月令其音商注云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漢書律厤志曰金爲商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商度也鍾律書同白虎通禮樂篇曰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故倡之以商矣

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个嘗穀用犬索祀於坤隅言必從厥休時賜

朔令曰審用法備盜賊禁姦邪飭羣牧謹貯聚其禁毋弛戎備陳壽祺曰暘當作陽

疏證曰總章左个者月令章句曰西曰總章總合也章商也和金氣之意也左个申上室嘗穀用犬者月令孟秋之月食麻與犬注云犬金畜也又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又仲秋之月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是穀與犬皆秋之時食傳云嘗穀用犬與月令稍異義亦得通矣索祀仍於坤隅者月令注云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西南正當坤位言屬金秋盛德在金故言必從而時陽應之審用法備盜賊禁姦邪者即月令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之義謹貯聚毋弛戎備即月令命百官始收斂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之義也

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牲先肝設主於門索祀於兌正朔令曰謹功築遏溝瀆修囷倉決刑獄趣收斂其禁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乃令民畋醵庶甿畢入於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菑

疏證曰總章正室者月令章句曰西上之室牲先肝設主於門者月令孟秋之月其祀門祭先肝注云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直肝肝爲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蔡氏獨斷云門秋爲少陰其氣收成祀之於門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索祀於兌正者兌位正西月令注曰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也謹功築遏溝瀆脩囷倉決刑獄趣收斂者即月令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決刑獄者月令在季秋之月日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注云殺氣已至有罪者即決也傳屬仲秋與月令稍異矣禁姦攻戰云云者皆金不從革之戒仲秋金王正月故尤禁之乃令民畋醵庶畦畢入于室者月令亦屬季秋之月日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乃命有司日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傳屬仲秋亦與月令稍異而禮器鄭注引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乃命國醵月令仲秋之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注引王居明堂禮曰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正與此傳文同周禮夏官大司馬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亦與此傳義合

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薦用田禽索祀于乾隅朔令曰除道路守

門閭陳兵甲戒百官誅不法除道成梁以利農夫

疏證曰總章右个者月令章句曰戌上之室薦用田禽者月令季秋之月命主祠祭禽於四方注云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正義曰四時田獵皆祭宗廟司馬冬狩云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鄭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于郊也月令季秋天子旣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又以禽祭宗廟此秋田薦用禽之證索祀於乾隅者乾西北之卦也月令注云總章右个西堂北偏是西北隅也除道路者時則訓季秋之月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後已陳甲兵戒百官者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注云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時則訓注云刀劍矛戟矢曰五戎月令又曰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是其證也除道成梁者周語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周之十一月卽夏之九月是九月已有成梁之事月令仲秋之月水始涸注云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正與此傳文合

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帝顓頊神元冥司之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尙黑田車載甲鐵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疏證曰淮南時則訓曰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illegible]北至令正之谷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顓頊元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遊禁夜樂蚤閉晏開以索姦人已得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皇覽引逸禮曰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鍪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皆與此傳文合顓頊元冥亦當爲天帝天神鄭注月令云顓頊高陽氏元冥少皞氏之子曰修曰熙爲水官非也月令章句曰迎冬者禮顓頊元冥之神也於北郊六里水數也樂奏應鐘歌元英積漢祭

祀志曰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元冥車旗服飾皆黑歌元冥八佾舞育命之舞月令孟冬之月其數六注云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然則六里六尺六等六乘皆取義於水之成數矣月令章句曰北方有水一土五故數六劉芳傳引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元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月令曰載元旂故旗旆尚黑又曰駕鐵驪注云鐵驪色如鐵傳曰載甲鐵當即是鐵驪詩所謂駟鐵馬被具裝者也逸禮作鐵鍪則是冑甲冑同類或此傳甲鍪亦即是鍪甲與號曰助天詠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者周禮疏引鈎命決曰北夷之樂曰禁持楯助時藏白虎通引樂元語曰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穀梁傳注徐邈云盾在北楊子雲曰水為盾禮記隱義曰北方盾皆與傳舞干合而傳云兼舞干戈號曰助天詩則與鈎命決樂元語義少異矣御覽引皇覽干戈之干作籥下又云所以迎四時元樂秋養九志於西堂冬養九勝於北堂養後三日而止天子行狡必順天道月令孟冬之月其音羽注云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為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漢書律厤志曰羽為水羽者宇也物聚盛宇象之也鍾律書同白虎通禮樂篇曰水謂羽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

孟冬之月御元堂左个祈年用牲索祀於乾隅聽必聰厥休時寧

朔令曰申羣禁修障塞畢積聚繫牛馬收澤賦其禁毋作淫巧

疏證曰元堂左个者月令章句曰北曰元堂元者黑也其堂尙元故曰元元堂左个亥上之室也祈年用牲者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云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索祀仍於乾隅者月令注曰元堂左个北堂西偏也北西隅即西北隅矣幾屬水冬盛德在水故聽必聰而時寒應之申羣禁修障塞畢積聚者即月令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壞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愼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之義繫牛馬者月令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注云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牛馬傳繫此於孟冬之月與月令少異而與逸禮正合也收澤賦者月令曰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注云因盛德在水收其稅是也禁毋作

淫巧者月令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注云淫巧謂奢偽怪好也時則訓曰作爲淫巧必行其罪

注云淫巧非常之巧是也

仲冬之月御元堂正室牲先腎設主於井索祀於坎正朔令曰掺外徒止夜樂誅詐偽省醞釀謹閉關其禁餚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乃令民罷土功

疏證曰元堂正室者月令章句曰子上之室牲先腎設主於井者月令孟冬之月其祀行祭先腎注云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是鄭本月令作其祀行而白虎通五祀篇引月令曰其祀井秦靜云今月令謂行爲井呂氏春秋注曰行或作井淮南時則訓其祀井注云或作行是月令有祀行祀井兩本不同此蓋同今月令作井也索祀於坎正者坎止北方之卦也月令注云元堂太廟北堂當大室掺外徙

止夜樂誅詐僞與時則訓同義省醞釀謹閉闕者卽月令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命奄尹申宮禁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之義禁備宗廟云云者皆水不漏下之戒仲冬水王之正月故尤禁之令民罷土功者月令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

季冬之月御元堂右个薦用魚橐祀於艮隅朔令曰省牲牷修農器收秸薪築囹圄謹蓋藏乃大儺以禳疾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以上自東方之極至此見明黃佐六藝流別卷十七五行篇

疏證曰元堂右个者月令章句曰丑上之室月令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絜美詩周頌序曰季冬薦魚毛傳曰冬魚之性定橐祀亦於艮隅者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月令注云元堂右个北堂東偏北東亦爲艮隅蓋孟春青陽左个艮隅之所以成始季冬元堂右个艮隅之所以成終矣省牲牷修農器收秸薪者月

令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
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
耕事修耒耜具田器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
薪燎是其證也築囹圄謹蓋藏者月令仲冬之月塗闕廷門閭
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與此月稍殊乃大儺以禳疾者月
令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注云此難儺陰氣也難
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
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正義曰言大者以季春唯國
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月令章句
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爲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
陽抑陰也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者月令命樂師
大合吹而罷注云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
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也凡用樂必
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
族君子說小人樂正義曰三族父子及身則小記云親親以三
爲五以五爲九是也君子說謂卿大夫士小人
樂謂凡庶也據鄭注則此傳亦本逸禮文也
陳壽祺曰六蓺流別全載五行傳一篇自維王后元祀至上下
王祀下卽接東方之極云云至小人樂惟無六沴之禮至卒於

北方之節及田獵不宿至水不濁下一節篇題下云伏生尚書大傳就帝舜命禹攝政初祀事盧氏本與六蓺流別同而多六沴之禮十節及末田獵不宿至水不濁下一節今以盧本末一節咎徵移置東方之極云云之前於文爲順又曰此一節據六蓺流別明云帝舜命禹攝政初祀事碻是伏書然其文頗不類伏書又時與伏書相複他書亦無有稱引者惟皇覽稱逸禮與此大同皆可疑也錫瑞案淮南時則訓鄭注月令引王居明堂禮皆與傳文若合符節蓋同據古禮爲說其爲伏書殆無可疑